《啟示錄》三十日靈修

「誦讀這書上預言的，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，都是有福的」
—— 啟示錄 1:3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說明

本系列沿著《啟示錄》一至二十二章的文學脈絡，編成三十個相連單元。寫作參照相關注釋與研究，從第一世紀小亞細亞的歷史處境、異象象徵、舊約互文、敬拜與帝國權力、羔羊神學等線索展開，再把經文帶進今日教會與信徒的生活。本書主要參考 David E. Aune、Craig R. Koester、Grant R. Osborne、Craig S. Keener、Robert H. Mounce、Richard Bauckham、Steven J. Friesen、Ranko Stefanovic、Michael Wilcock 等學者的《啟示錄》注釋與研究，兼取文本釋讀、歷史處境、文學結構、舊約互文、帝國背景與神學詮釋等成果。

我閱讀《啟示錄》時，始終希望把經文帶進華人教會真實的處境。在中國境內，一些信徒需要在制度規範、職場與家庭期待中分辨信仰的界線；在香港，社會撕裂、移居潮、堂會人手流失，以及留下與離開者的複雜情緒，仍在塑造教會；在海外，華人信徒則常面對語言、世代、族群、政治記憶與身分認同的拉扯。這些處境無法簡化為單一政治立場。我更願意讓《啟示錄》可以反覆提醒我們：當不同力量爭奪我們的恐懼、盼望與忠誠時，我們如何仍以羔羊為中心，誠實、和平而勇敢地作見證？

因此，本書採取一種「不離地」的聖經詮釋。約翰的異象從第一世紀的帝國、城市、商業、宗教與公共生活中發聲，也邀請今天的讀者重新辨認現實世界中的權力、忠誠、苦難、見證與盼望，並在羔羊的光中學習如何生活。這三十天，盼望《啟示錄》重新成為向今日教會說話的牧養書信：揭露偶像，安慰受苦者；宣告審判，也把人帶向新天新地。讀到最後，中心仍是上帝與羔羊。

倪步曉
2026 年 11 月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1 日
當世界喧嘩，先看見真正掌權的主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1:1-8

1 耶穌基督的啟示，就是神賜給他，要他將必須快要發生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。他差遣使者指明給他的僕人約翰，2 約翰就將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，凡自己所看見的，都見證出來。3 誦讀這書上預言的，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，都是有福的，因為時候近了。

4-5 約翰寫信給亞細亞的七個教會。願那位今在、昔在、以後永在的神，與他寶座前的七靈，和那忠信的見證者、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、世上君王的元首耶穌基督，賜恩惠和平安給你們。他愛我們，用自己的血使我們從罪中得釋放，6 又使我們成為國度，作他父神的祭司。願榮耀、權能歸給他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們！

7「看哪，他駕雲降臨；
眾目都要看見他，
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；
地上的萬族要因他哀哭。」
這是真實的。阿們！

8 主神說：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戛，是今在、昔在、以後永在的全能者。」

《啟示錄》開篇先交代這卷書從何而來：啟示出於上帝，藉耶穌基督傳給祂的僕人，要眾教會知道如何看待眼前的世界。若心中只剩「將來會發生甚麼」，整卷書很容易變成一張神祕時間表。約翰先把目光帶回上帝：歷史的主權屬祂，耶穌基督站在歷史中央，教會以聆聽、持守和見證回應。

《啟示錄》兼具啟示文學、預言和書信的性格。象徵性的異象揭開肉眼看不見的真實；預言把上帝的話帶進當代處境，揭露偶像與權力的虛假；書信則提醒我們，這些話首先寄給小亞細亞七間真實的教會，要在聚會中被宣讀、被眾人聽見，然後進入生活。

第一世紀小亞細亞的信徒，生活在羅馬帝國龐大的政治、經濟與宗教秩序中。皇帝形象出現在貨幣、廟宇、節慶與公共禮儀裏；城市以忠於羅馬為榮，地方精英也從帝國秩序得到名望與利益。人在這樣的環境中很容易認定，真正決定世界命運的是坐在皇宮裏的人。約翰卻在問安中稱耶穌為「忠信的見證者」、「從死人中首先復生的」和「地上君王的元首」。三個稱號像三記鐘聲，重新安排讀者對權柄的想像。

「忠信的見證」尤其重要。耶穌以生命承擔祂所見證的真理；十字架看似失敗，復活卻宣告父神對祂的印證。得勝因此有了羔羊的形狀。七個教會的信息、十一章的見證人、十二章的聖徒，都沿著同一條路：在羔羊已經贏得的勝利中忠心到底，不複製帝國的強力。

約翰又說，耶穌愛我們，用自己的血釋放我們，叫我們成為國度，成為祭司。救恩因而包含新的身分。得救的人屬於上帝的國，在世界中事奉上帝，也把敬拜帶進日常。祭司的生活不限於聖殿的一角；工作、家庭、金錢、關係、語言與選擇，都進入上帝的面前。當帝國邀請人把忠誠交給權力、財富和安全感，約翰提醒教會：你們已經有主人了。

這也解釋了《啟示錄》為何如此重視敬拜。誰值得人俯伏？誰配得最後的忠誠？誰有權定義善惡、成功與失敗？這些問題比計算神祕數字更接近全卷書的核心。成就、孩子、聲望、財富、國家或群體認同，都可能悄悄坐到生命中央。敬拜一旦錯置，方向也跟著偏移。約翰要教會重新看見上帝和羔羊。

開篇也宣告基督「駕雲降臨」。這句話帶著《但以理書》人子的王權圖像，把受苦教會帶到更大的時間視野。現在的苦難很真實，卻沒有永恆的資格；現在的強權聲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勢浩大，也無法把自己的名字寫到歷史最後一頁。基督的再來，宣告所有隱藏的忠誠終必被揭開，扭曲的權力要受審判，忠心的見證要得記念。末世盼望因此賦予現在更深的分量，也阻止信徒逃避現實。

「日期近了」首先帶來清醒。因為基督將要再來，我們更認真地面對眼前的人，更誠實地使用金錢，更謹慎地說話，更願意在壓力中守住信仰。等待主的人無須停下日常責任。我們知道每一個今天都帶著永恆的重量。約翰在拔摩海島上沒有政治資源，也沒有耀眼的平台，他手上只有上帝交付的話。兩千年之後，羅馬帝國早已成為歷史，但這封信仍在教會中被宣讀。真正長存的，往往不是當時最響亮的聲音。

最後，上帝自稱是「阿拉法」和「俄梅戛」，是今在、昔在、以後永在的全能者。這句宣告像兩隻手臂包住整段歷史；祂曾經掌權，將來仍掌權，此刻也在掌權。這是《啟示錄》給疲倦信徒的第一份安定：先看寶座，再看世界；先認出主，再衡量風浪。

還要留意，開篇的「有福」把讀者從旁觀者變成參與者。念的人、聽的人、遵守的人都一同蒙福，這表示《啟示錄》原先是一卷在教會聚會中被公開宣讀的書。這卷書要形成群體的共同記憶與共同判斷，因此今天我們不宜把它變成少數「末世專家」的領地。這卷書的目的，是叫普通信徒在日常的壓力中，懂得敬拜誰、跟隨誰，以及拒絕甚麼。

思想：

今天，甚麼最容易坐上我們生命的中心？是工作表現、收入、別人的評價、家庭的期待，還是對安全的執著？若耶穌真是「地上君王的元首」，我們哪一個決定會因此改變？同時，我們也要檢視自己的信仰是否停在「得到幫助」。《啟示錄》稱信徒為上帝的僕人、國度和祭司，那麼，我們的時間、能力與位置，正怎樣服侍祂？

今日華人信徒所面對的權力，散佈在政府、公司、家庭、學校、媒體、教會與演算法之中。它們會定義甚麼算為成功，甚麼值得害怕，甚麼話可以說。雖然中國、香港與海外處境各有差異，《啟示錄》第一章仍把同一個問題放在我們面前：哪一種力量正在奪取那原本只屬上帝的忠誠？

主啊，求祢收回我們被喧聲牽走的目光。我們害怕、急躁，或想以妥協換取安全時，求祢提醒我們：祢從死裏復活，祢仍掌權。願我們今日所言所行，都與祢的國相稱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2 日
燈臺中行走的人子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1:9-20

9 我—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，在耶穌裏和你們一同在患難、國度、忍耐裏有份的，為神的道，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，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。10 有一主日我被聖靈感動，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，11 說：「把你所看見的寫在書上，寄給以弗所、士每拿、別迦摩、推雅推喇、撒狄、非拉鐵非、老底嘉那七個教會。」

12 我轉過身來要看看是誰的聲音在跟我說話。我一轉過來，看見了七個金燈臺；13 在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的，身穿垂到腳的長袍，胸間束著金帶。14 他的頭與髮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；他的眼睛好像火焰，15 雙腳好像在爐中鍛鍊得發亮的銅，聲音好像眾水的聲音。16 他右手拿著七顆星，從他口中吐出一把兩刃的利劍，面貌好像烈日放光。

17 我看見了他，就仆倒在他腳前，像死人一樣。他用右手按著我說：「不要怕。我是首先的，是末後的，18 又是永活的。我曾死過，看哪，我是活著的，直到永永遠遠；並且我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。19 所以，你要把所看見的事、現在的事和以後將發生的事，都寫下來。20 至於你所看見、在我右手中的七顆星和那七個金燈臺的奧祕就是：七顆星是七個教會的使者，七個燈臺是七個教會。」

約翰進入異象時，先稱自己是弟兄，與眾教會一同在耶穌裏有患難、國度和忍耐。這三個詞勾勒出《啟示錄》的門徒圖像：上帝的國已經臨到，信徒仍活在充滿壓力的世界，因此需要忍耐。患難沒有取消上帝掌權；忍耐是在壓力中仍忠於基督。

約翰身在拔摩島，原因是為了「上帝的道和耶穌的見證」。傳統常把拔摩理解為他受放逐之地；然而，經文更清楚的重點，是他的處境與見證有關。這使整個異象帶著牧養重量：說話的人自己正在承受忠信的代價，上帝的啟示正臨到這樣的人。

「主日」那天，約翰被聖靈感動。他先聽見大聲音，像號角，吩咐他把所看見的寫在書上，送給七個教會。這七個教會沿著小亞細亞西部的交通路線排列，都是具體城市中的信仰群體。因此，異象從一開始就有公共性。約翰所看見的，不只安慰他個人，更要成為教會共同的眼睛。

當約翰轉身，他先看見七個金燈臺，然後才看見「一位好像人子」站在燈臺中間。次序很美。復活的基督沒有離開教會，祂就在燈臺中行走。教會可能弱小、受壓、內部混亂，甚至有些已接近屬靈死亡，但主仍在其中。七個燈臺後來被解釋為七個教會。燈臺本身不產生光，它的存在是承托光；教會的使命也是如此。教會的價值不在自我炫耀，而在承托基督的光，讓世界看見真正的主。

人子的形象大量吸收《但以理書》與舊約中神顯現的語言。長衣、金帶、白髮、火焰般的眼睛及光明的面貌，都把尊榮、聖潔、洞察與審判聚在一個形象之中。尤其白髮在《但以理書》中原本與「亙古常在者」相聯；約翰在這裏把相近的尊榮語言用在耶穌身上，帶出極高的基督論。這位曾被釘十字架的耶穌，現在以天上主宰的威榮站在教會中。

火焰般的眼睛宣告一件事：主看得見。以弗所外表勤勞卻失去起初的愛，祂知道；士每拿在貧窮與誹謗中受苦，祂知道；別迦摩、推雅推喇妥協的角落，祂知道。名聲可以遮掩屬靈實況，卻遮不住基督的目光。這目光嚴厲，卻也帶著安慰：無人知道的忠心，祂同樣看見。

人子口中出來的兩刃利劍，強調祂話語的審判能力。帝國的刀劍可以處決身體，基督的話卻判明真實。這為全卷書中的權力衝突定下標準。最終決定世界的是那真實的話；武器的多寡不能取得最後裁決權。正如後來第十九章的白馬騎士，仍以口中的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劍施行審判。約翰不需要教會去模仿帝國的暴力；教會要持守見證，因為基督自己的話有最後權柄。

約翰一看見人子便仆倒，像死了一樣。這是人面對上帝榮耀時的自然反應。可是復活的主把右手按在他身上，說：「不要懼怕。」威嚴與觸摸放在一起，構成非常深的牧養圖像。祂是首先的、末後的，是那活著的；祂曾死過，如今活到永永遠遠，並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。對受逼迫的教會來說，最可怕的威脅往往是死亡，而耶穌宣告：連死亡的門也在祂權下。

「鑰匙」象徵權柄。羅馬官員可以囚禁人，地方權勢可以把信徒逐出社會網絡，而死亡也像一道關上的門；復活的基督卻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。患難仍可能臨到，卻不能寫下最後結論；教會的盼望建立在那位已穿過死亡的主身上。

第一章到此形成一個清楚的畫面：寶座尚未出現，羔羊也要到第五章才正式出場，但教會首先得到的安慰是「主在燈臺中間」。屬靈生活容易把上帝想成遙遠的觀察者，《啟示錄》卻把基督畫在教會的中央。祂巡行、察看、說話、責備、安慰，也扶起仆倒的人。真正的教會更新，總是從重新看見這位主的時候開始。

第一章的人子形象，也為卜接下來的七封信定下語氣。每一封信都取用這個形象的一部分：火焰的眼睛、兩刃利劍、七靈和七星、聖潔真實、阿們。基督雖對不同的教會說不同的話，卻是同一位主。因此，牧養不能只有單一的處方；有些教會需要安慰，有些需要警告，有些需要重新醒來。

思想：

我們是否習慣用聚會人數、事工成績與稱讚來衡量教會？今天先問：基督是否在我們中間被尊為主？我們有沒有聽祂的話？若我們正處於壓力、孤單或不被理解的日子，請慢慢讀幾遍這句話：「不要懼怕。」說話的主近在燈臺中間，祂知道我們的限制與恐懼。若我們正承擔教會或家庭的責任，請把「一切都靠我們」的重擔交還給基督。祂在燈臺中行走；我們只是受託者。忠心足矣，控制一切並非使命。

華人教會同樣也容易把可見的穩定當成主同在的證據：堂會人數、物業、學校與社福機構、網絡流量、領袖聲望，都可能成為安全感。燈臺中的人子提醒我們，教會真正的中心仍是祂。制度可以調整，聚會形式可以改變，主仍察看每一處的忠心與疲倦。

主耶穌，求祢在我們的生活中行走。照亮我們逃避的角落，也記念無人知道的忠心。死亡、失敗或不確定感壓來時，提醒我們：鑰匙仍在祢的手裏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3 日　守住真理，也守住起初的愛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2:1-7

1「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，說：『那右手拿著七顆星，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這樣說：2 我知道你的行為、勞碌、忍耐，也知道你不容忍惡人。你也曾察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們是假的。3 你能忍耐，曾為我的名勞苦而不困倦。4 然而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拋棄了。5 所以你要回想你是從哪裏墜落的，並且要悔改，做起初所做的工作。你若不悔改，我要到你那裏去，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。6 然而你還有一件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恨惡尼哥拉派的行為，這種行為也是我所恨惡的。7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。得勝的，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。』」

七封書信從以弗所教會開始。以弗所是亞細亞省的重要城市，商業繁盛，宗教活動密集，以亞底米神廟聞名，並且與羅馬帝國的公共榮譽文化緊密相連。基督徒身處其中，需要不斷分辨自己可以參與甚麼，又該拒絕甚麼。耶穌向這個教會自我介紹為「右手拿著七顆星，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」。這稱呼承接第一章，旨在先提醒以弗所：那位在眾教會中巡行的主，才是教會真正的主人；地方領袖與城市權勢都居於祂之下。

主首先肯定他們的行為、勞碌和忍耐。他們不能容忍惡人，也曾試驗自稱使徒的人，看出其中的虛假。這個教會很重視真理，對錯誤的教導有辨識力。主還稱讚他們為祂的名忍耐，並沒有疲倦。若只看外在表現，以弗所幾乎是一個令人放心的教會：教義謹慎，服事勤奮，立場堅定，而且能承受壓力。

責備只有一句，卻很重：「你把起初的愛心拋棄了。」「起初」既指早期對基督與彼此的熱愛，也帶著「居首位」的意思。在約翰傳統中，愛主與愛弟兄姊妹是難以分割的。若一個群體對真理極其敏銳，對人卻越來越冷硬，那信仰就已經出問題了。

這是很尖銳的牧養提醒。正統可以成為驕傲的保護層。人在長期服事、對抗異端、承擔責任之後，容易把警醒變成猜疑，把分辨變成苛刻，把忠誠變成只會指出別人的錯。以弗所沒有被偶像崇拜攻陷，卻可能在防守中失去了福音最初的溫度。主沒有因此否定真理的重要；祂反而把真理與愛重新放在一起。缺少真理的愛會失去方向，缺少愛的真理則會失去基督的形狀。

耶穌吩咐他們三件事：「回想」、「悔改」、「做起初所做的工作」。「回想」是一種屬靈診斷，叫教會記起曾怎樣被恩典抓住，怎樣因基督喜樂，怎樣彼此服事；「悔改」是承認目前需要改變；「做起初所做的工作」是把愛帶回探訪、忍耐、寬恕、慷慨、傾聽與服事。

警告同樣嚴肅：「你若不悔改，我要到你那裏去，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。」「燈臺」象徵教會的見證。這句話說明，一個教會即使教義很完整，也可能失去作為燈臺的資格。教會的存在是為了承托基督的光，維持機構自身則只能居於次位。若群體的真理只成為彼此定罪的工具，世界便難以從其中看見福音。

主同時稱讚他們「恨惡尼哥拉派的行為」。恢復愛並不等於撤去界線；七封信仍反覆警告：切勿偶像崇拜及與生活妥協。基督要教會在恩典中說真話，在真理中愛人。愛，要有方向；真理，也應帶著基督的溫度。

信的結尾轉向「得勝者」。得勝的人可以吃上帝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。這個應許把讀者從以弗所城市帶到《創世記》的伊甸園，也預先指向《啟示錄》第二十二章的新耶路撒冷。整卷書的救恩故事，是從失去生命樹走到重新得享生命樹。以弗所的教會若回到愛裏，就是在終末生命中預先生活。

起初的愛不等於初信時的情緒高潮；經過歲月，愛可以更深、更穩，更能承受現實。真正需要恢復的，是基督在生命中的首位，以及由此流出的彼此相愛。教會若常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常回到十字架，記得自己怎樣被赦免，就比較不容易用真理作武器。那曾經愛我們、為我們流血的羔羊，才是所有分辨與教導的中心。

思想：

我們最近是否常常指出別人的問題，卻少有眼淚、禱告與付出？真理在我們手中，是成了光，還是成了證明自己優越的工具？回想一個「起初」：初信、初服事，或是單純愛主的日子。那時有哪些行動，如今卻悄悄停了？安靜的禱告、主動的關懷、不計回報的服事，也許正等著我們拾起。

香港教會近年的傷口也提醒我們，弟兄姊妹可能因政治判斷、移居選擇、對中國的看法，甚至一則社交媒體貼文而彼此疏遠。守住真理，不能以把對方簡化成標籤為代價。若我們只願愛「和我們想法相同的人」，起初的愛便已經被群體立場悄悄取代了。

主啊，求祢保守我們熱愛真理，也醫治我們心中的冷硬；賜我們清楚、耐心、眼淚與恩慈。求祢不容燈臺只剩外形，而失去了祢的光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4 日
忠心至死的富足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2:8-11

8「你要寫信給士每拿教會的使者，說：『那首先的、末後的，死過又活了的這樣說：9 我知道你的患難和貧窮—其實你卻是富足的，也知道那自稱是猶太人的所說毀謗的話，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，而是撒但會堂的人。10 你將要受的苦，你不用怕。看哪！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，使你們受考驗，你們要遭受苦難十日。你務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。11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。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』」

給士每拿教會的信很短，沒有一句責備，卻充滿了患難、貧窮與誹謗。復活的主向他們自稱是「首先的、末後的，死過又活了的」。面對死亡的威脅，祂先把自己的死亡與復活擺在教會面前。祂走過死亡，而死亡沒有留住祂。

士每拿是一座富裕而自豪的城市，與羅馬有著悠久的政治聯繫。城市生活中的公共忠誠、宗教節慶和商業網絡彼此交織，基督徒若拒絕某些宗教活動，可能會面對社會的排斥，甚至失去生計。耶穌說：「我知道你的患難和貧窮」，這個「知道」非常寶貴。受苦的人最怕自己的痛苦無人看見，主卻先說祂知道。

接著有一個括號般的判斷：「其實你卻是富足的」。士每拿的經濟處境很差，在基督眼中卻是富足的。這句話與後來給老底嘉教會的信形成鮮明對比：老底嘉自稱富足，主卻說它貧窮。兩封信一起拆穿了人最常用的衡量標準——銀行數字、社會地位、資源多少，然而它們都不能完整說明一個人在上帝面前的狀態。士每拿看似甚麼都失去，卻保有最不能被奪走的財富：對基督的忠誠。

經文提到「自稱是猶太人……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，而是撒但會堂的人」。這句話在歷史上曾被濫用來煽動反猶太情緒，所以閱讀時必須謹慎。約翰自己深受猶太經典與傳統塑造，耶穌和最早期教會也是從猶太群體而來。這裏涉及的是第一世紀地方宗教群體之間的衝突與誹謗，焦點在於某些反對基督徒的具體行動。若把這句話擴大為對整個猶太民族的定罪，不僅背離了文本處境，也違背了福音的倫理。

主沒有應許士每拿教會立刻脫離苦難。祂說魔鬼要把他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，使他們遭受「十日」的患難。「十日」這個數字帶著有限的意味，也令人想起《但以理書》中那十日的試驗。細節可以討論，信息卻清楚：苦難有界線，邪惡的時間仍在上帝手中。

「你務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。」這裏的冠冕更像是競賽勝利者或節慶中的花冠，而不是帝王統治的王冠。士每拿人熟悉城市的榮譽文化，人皆希望得到公眾的稱讚，信徒卻被邀請追求另一種冠冕。世人可能判他們失敗，基督卻宣告忠心者真正得勝。

「至死忠心」是呼召信徒在忠誠與安全發生衝突時，絕不以否認主來換取自保。這份忠誠有時出現在極端處境，但更多時候是藏在普通的日子裏：不說謊、不參與不義、不因利益出賣人，也不因害怕失去位置而沉默。

結尾的應許是「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」。第一次死亡仍可能臨到，第二次死亡卻無權控制屬基督的人。這個應許要到第二十章才充分展開。約翰把終末審判提前成為今日的安慰：羅馬可以威脅人的身體，死亡也可以暫時帶走生命，但復活的主掌握著更深遠的未來。

士每拿書信因此教導教會重新理解富足與安全。真正的安全，不等於環境永遠沒有危險，而是即使失去了外在保障，生命仍藏在復活的主裏。真正的富足，不等於擁有很多選擇，而是有一份不能被市場、政權或死亡奪走的忠誠。這種福氣往往並不耀眼，卻非常堅固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思想：

我們通常怎樣衡量「蒙福」？收入、健康、工作順利，常成了上帝同在的證明；然而，一遇艱難，心便動搖。這封給士每拿的信提醒我們：基督眼中的富足，遠深於外在條件。目前是否有一件事正在考驗我們的忠誠？也許那只是關乎利益、人情，或一句應當說出的真話。忠心，常在小處受考驗。

對一些中國境內信徒而言，忠心未必總以戲劇性的方式出現。它可能是在聚會、網絡、職場或教育環境受到限制與壓力時，仍拒絕用謊言換安全，不把恐懼變成苦毒，也不把受壓的弟兄姊妹留在孤單之中。基督所稱為富足的，常是外界看不見的這種忠誠。

主耶穌，祢曾死過，如今活著。在我們害怕失去時，求祢指明那不能被奪走的財富。求祢也記念因信仰受逼迫、被排斥的弟兄姊妹，賜他們勇氣與安慰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5 日
在撒但座位旁守住名字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2:12-17

12「你要寫信給別迦摩教會的使者，說：『那有兩刃利劍的這樣說：13 我知道你的居所，就是有撒但座位之處；當我忠心的見證人安提帕在你們中間，在撒但所住的地方被殺之時，你還堅守我的名，沒有否認對我的信仰。14 然而，有幾件事我要責備你，就是在你那裏有人服從了巴蘭的教訓；這巴蘭曾教唆巴勒將絆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，使他們吃祭過偶像之物，並且犯淫亂。15 同樣，你那裏也有人服從了尼哥拉派的教訓。16 所以，你當悔改；若不悔改，我很快就到你那裏來，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。17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。得勝的，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，並賜他一塊白石，石上寫著新的名字，除了那領受的以外，沒有人認識。』」

別迦摩是亞細亞重要的政治與宗教中心，城中除了有祭壇和神廟，也與皇帝崇拜密切相連。耶穌稱這裏為「撒但座位之處」；這個名稱可能令人想到宙斯祭壇、亞斯克勒庇俄斯或皇帝崇拜，而經文的重點更為清楚：這座城市集中呈現了那種要求人把終極忠誠交給帝國與偶像的權勢。

基督向教會自我介紹為「有兩刃利劍的」，這與羅馬地方官可能擁有的司法權形成強烈對照。人間的政權能以刀劍定罪，基督口中的劍卻代表最終的判斷。別迦摩的信徒要記得，最後的判決出自主的話；城市輿論與帝國法庭都沒有終極權柄。

主先肯定他們：「當我忠心的見證人安提帕在你們中間，在撒但所住的地方被殺之時，你還堅守我的名，沒有否認對我的信仰。」安提帕只在這裏被提到，歷史細節雖不多，但他得到一個極其尊貴的稱號：「忠心的見證人」。這個稱號在一章五節曾用於耶穌，安提帕的生命因此與基督的道路相連。他雖沒有成為政治勝利者，卻在天上的敘事中被記名。

「堅守我的名」與後文的「沒有否認對我的信仰」，說明別迦摩教會在公開的壓力下曾展現出真實的勇氣。名字在《啟示錄》中十分重要：獸有其名字和數字，得勝者將得到新名，上帝的名則寫在聖徒的額上。名字，代表著身分與歸屬。這個教會面臨的核心問題，也可以這樣表達：當不同的權勢都想在你身上留下標記，你究竟屬誰？

然而，外在的逼迫沒有擊倒他們，內部的妥協則正在侵蝕教會。主提到，他們中間有人持守巴蘭的教訓，也有人持守尼哥拉一黨的教訓。巴蘭的故事來自《民數記》，在後來猶太傳統中，常與引誘以色列人參與偶像祭宴和淫亂相聯。約翰借用這個名字，指出教會中有人主張可以比較輕鬆地融入周圍的宗教與社交生活。

古代城市的商業、行會、家庭與祭祀常是彼此交織的。拒絕偶像宴席，未必只是拒絕一項「宗教活動」，也可能意味著失去人脈、交易和升遷的機會。妥協因此顯得很有吸引力。人可以說：「心裏相信耶穌就好，外面的禮儀只是社交。」別迦摩的信息卻指出，身體參與甚麼、在誰的桌前吃喝、公開向誰表示忠誠，都會塑造人的信仰。敬拜從來不是只存在於心裏的私人感受。

主吩咐教會「當悔改」，否則祂要用口中的劍與那些人爭戰。這裏再次表明，最大的危機不一定來自外面。教會在逼迫中可能很剛強，在便利與利益面前卻慢慢失去界線。外在的敵意常常使身分變得清楚，舒適的妥協反而比較隱蔽。約翰要讀者看見，忠誠不只需要勇敢，更需要辨識。

給得勝者的第一個應許是「隱藏的嗎哪」。嗎哪讓人想到曠野中上帝的供應。若信徒因拒絕偶像宴席而失去某些社會資源，主應許有另一張桌子。真正養活上帝子民的是上帝的供應，帝國的宴席沒有這種終極能力。這個象徵也可以帶出末世宴席的盼望：現今的拒絕不是空白，忠心者正在等候那更豐盛的款待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第二個應許是「白石」，上面寫著新名，只有領受的人知道。白石在古代有多種用途，經文沒有要求我們鎖定其中一種，卻清楚說明它的整體意義：基督親自賜下新的身分與歸屬。世界可以把信徒稱為失敗者、異類或麻煩製造者，主卻知道他們真正的名字。

別迦摩的信息把兩種忠誠放在一起：一種是在公開的壓力下不否認主，另一種是在日常的利益中拒絕與偶像分享忠誠。前者容易被看見，後者常發生在餐桌、合同、人情與習慣裏。教會需要兩種勇氣。安提帕的名字被記下，給我們的提醒是：忠心可能暫時沒有掌聲，卻不會在上帝的記憶中消失。

思想：

我們的生活中，是否有一些「大家都這樣做」的事，正悄悄索取忠誠？妥協未必立刻叫人離開信仰，卻會磨薄界線。今天捫心自問兩件事：公開場合中，我們是否敢於承認基督？無人注意的利益選擇中，我們是否仍照祂的話行？兩處都是真實的見證。我們也許正被種種標籤困住：能力不足、失敗、麻煩、過時……請把這些名字放到白石旁邊。基督有權命名我們，也深知我們的忠誠。若有人因忠於信仰而失去機會，我們能否成為上帝供應的一部分，給予具體的支持？

華人社會重視人情、關係與群體和諧，這些文化特質可以承載恩典，同時也有可能使良心變得模糊。飯局、送禮、商業合作、職場應酬或家族期待，都會問我們：願意為了被接納而付出甚麼？這封給別迦摩的信提醒我們，忠誠常在這些看似普通的場合中被塑造出來。

主啊，求祢保守我們的名字屬於祢。在我們害怕被排斥時，賜下安提帕的勇氣；面對便利與誘惑時，賜下清醒。我們寧可失去眼前的利益，也不願意在敬拜中失去自己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6 日
愛心增長時，界線仍要清楚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2:18-29

18「你要寫信給推雅推喇教會的使者，說：『神的兒子，那位眼睛如火焰、雙腳像發亮的銅的這樣說：19 我知道你的行為：愛心、信心、勤勞、忍耐；又知道你末後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20 然而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，就是你容忍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教唆我的僕人，引誘他們犯淫亂，吃祭過偶像之物。21 我曾給她悔改的機會，她卻不肯悔改她的淫行。22 看吧，我要使她病倒在床上。那些與她犯姦淫的人若不悔改他們的行為，我也要使他們同受大患難。23 我又要殺死她的兒女，眾教會就知道，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，我要照你們的行為報應各人。24 至於你們其餘的推雅推喇人，就是一切不隨從這教訓，不明白他們所謂撒但深奧之理的人，我告訴你們，我不會再把別的擔子放在你們身上。25 你們只要持守那已經有的，直到我來。26 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；27 他必用鐵杖管轄他們，如同打碎陶器，28 像我也從我父領受了權柄一樣。我又要把晨星賜給他。29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。』」

推雅推喇在七城中的政治地位雖不算突出，卻以各種工商行會聞名。染料、金屬、皮革、陶器等行業，常有自己的社交與宗教活動，宴席也可能與祭神連在一起。對基督徒而言，信仰與工作難以分割為兩個互不相干的部分。參與行會可以帶來生計和人脈，拒絕某些儀式卻可能要付出實際代價。正是在這種環境中，復活的主以「眼睛如火焰、雙腳像發亮的銅」的形象說話。

主首先肯定推雅推喇教會的愛心、信心、服事和忍耐，甚至說他們「末後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」。這是一個有成長、有行動的教會；若只看服事的熱度，那確實很值得稱讚。然而，主那火焰般的目光看見另一面：教會容讓一位被象徵性稱為「耶洗別」的女先知，教導人參與偶像祭宴和淫亂。名字取自舊約亞哈王后耶洗別，重點在於她帶領上帝子民進入偶像崇拜。

經文所說的「淫亂」，很可能同時具有實際與象徵的意義。先知傳統常把敬拜偶像、對上帝不忠描寫為淫亂；而古代宗教宴席也可能伴隨放縱的行為。約翰的關切焦點很清楚：教會不能以屬靈知識、自由或現實需要為理由，把敬拜與生活分開。若參與行會宴席或商業往來，必須以某種方式向別的神祇表示忠誠，那麼再大的經濟利益也不能使這種參與變得中性。

主說祂曾給她時間，讓她悔改。審判之前，恩典先留下回轉的門。對跟隨她的人，主同樣呼召悔改。教會處理錯誤也需要這個節奏：在清楚指出罪的同時，也為回轉留下空間；因為責備的目的，是把人帶回真理與生命。

「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」延續了火焰眼睛的意象。人可以向自己解釋妥協的理由，主卻看見人的動機。許多屬靈危機往往是從一句「這次應該沒有關係」開始的，經過日積月累，才走到明顯的裂口。為了生意、人情、關係或名聲，人慢慢把原本清楚的界線移動。推雅推喇的信息提醒我們，基督不只關心教會唱甚麼歌，也關心信徒在市場、飯局、職場與親密關係中怎樣活。

主又對沒有接受那教導的人說，祂不會再把別的重擔加給他們；他們只要持守已有的，直到祂來。這番話極具牧養的情懷。忠心有時已經讓人很累，所以主沒有把更多的規條壓在他們身上。祂要求的是持守。聖潔生活可以很實際：今天仍守住昨天所領受的福音，明天再守一天。

給得勝者的應許帶著《詩篇》第二篇的王權語言：他們要與基督一同分享治理萬國的權柄。這對於在行會與城市結構中缺乏權勢的信徒而言，是莫大的安慰。眼前看來，他們因拒絕妥協而失去影響力；在上帝的未來，他們卻與彌賽亞分享國度。約翰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因此重新定義「有權柄的人」：忠於羔羊的人才真正分享祂的王權，迎合制度並不能取得這份權柄。

最後，基督應許賜下「晨星」。第二十二章 16 節說，耶穌自己就是「明亮的晨星」。得勝者最大的賞賜，最終落在基督自己；世俗的地位遠遠不足以與之相比。推雅推喇人可能為了工作機會與社會認同作選擇，主卻把更大的寶貝放在他們面前。當基督成為最深的渴望，界線才有力量被守住。

這封信揭露了一個常見的挑戰。教會可以在愛心與服事上增長，卻同時在教導與倫理上出現裂縫。基督的火焰目光把這兩面都看透。熱心需要真理引導，真理也要結出愛與服事；屬靈生命不能只靠單一指標衡量。

這封推雅推喇的信還讓我們看見，錯誤教導常以「更深」的屬靈知識吸引人。經文提到有人自稱知道「撒但深奧之理」。人容易被祕密、特別、少數人才懂的知識吸引，彷彿越神祕就越屬靈。基督卻把忠心者帶回簡單的持守。真正深的信仰，不一定充滿新奇術語，而是常常表現在長久愛人、守約、拒絕偶像、耐心服事。

這也可成為讀《啟示錄》的提醒。倘若末世解經讓人越來越迷戀密碼、特殊知識和「只有我們知道」的優越感，卻沒有叫人更愛基督、更聖潔、更願意服事，它很可能已偏離這卷書的目的了。

思想：

我們是否把愛心等同凡事退讓？真正的愛會保護人免被罪吞噬，也敢在適當的時候把話說清楚。今天求主賜下溫柔與界線。在工作或社交中，是否有一些習慣已帶來良心不安？請先停止辯護，問一問：這件事正塑造我們成為怎樣的人？它是否正在削弱我們對基督的忠誠？若要求太多，心已疲憊，就把問題縮小：主已清楚交付我們甚麼？先守住它。忠心有時是停止分心，把最重要的事做好。放下對「特別答案」的追逐，回到已知的命令：愛神、愛人、誠實、守約。在普通的日子裏，活出深的真理。

家族禮俗也是華人基督徒經常面對的分辨場域。清明、婚禮、喪禮與祖先紀念，都牽涉孝道、親情與宗教象徵。成熟的信仰是我們需要尊重家人，也需要清楚自己向誰敬拜。溫柔與界線可以同行，忠誠也可以帶著尊親與耐心。

主耶穌，求祢以火焰般的眼睛鑒察我們。保守我們在愛心、信心與服事上成長，也在現實壓力中守住聖潔。我們疲倦時，求祢提醒我們：祢記得每一份忍耐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7 日　名聲活著，靈魂卻沉睡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3:1-6

1「你要寫信給撒狄教會的使者，說：『那有神的七靈和七顆星的這樣說：我知道你的行為，就是名義上你是活的，實際上你是死的。2 你要警醒，堅固那些剩下、快要死的，因為我發現你的行為，在我神面前沒有一樣是完全的。3 所以，要記得你所領受和聽見的；要遵守，並要悔改。你若不警醒，我必如賊一樣來到；我幾時來到你那裏，你絕不會知道。4 然而，在撒狄你還有幾位是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的，他們會穿白衣與我同行，因為他們是配穿的。5 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，我也不從生命冊上塗去他的名；我要在我父面前，和我父的眾使者面前，宣認他的名。6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。』」

撒狄是一座有輝煌過去的城市。它曾以財富和堅固地勢聞名，城堡建在高處，人人看來難以攻破。然而在歷史上，撒狄曾因守衛鬆懈，兩次在夜間被敵軍攀上攻陷。這段城市記憶使耶穌的命令「要警醒」顯得格外有力量。今天的教會也可能像這座城市一樣，依靠過去的名聲，自以為安全，卻沒有察覺屬靈生命正在衰弱。

主開門見山地說：「我知道你的行為，就是名義上你是活的，實際上你是死的。」撒狄教會最大的危機，就在於名聲與真實之間的距離。聚會可以正常，活動可以不少，歷史也可以悠久；主卻看見內裏是否仍有警醒、悔改與真實的依靠。宗教的外殼能維持很久，生命卻可能已在沉睡之中了。

「你要警醒，堅固那些剩下、快要死的」這句主的話帶來盼望。撒狄尚有「剩下」的東西可以被堅固。屬靈衰弱未必等於一切結束。只要仍願意聽見基督的聲音，悔改仍有可能。教會更新常從誠實開始：停止只談自己的優點，承認有些東西正在死去。

主說祂沒有看見他們的行為，在上帝面前是完全的。這裏的「完全」帶有完成、充足的意思。撒狄也許做了不少事，卻沒有把所領受的信仰活到底。開始容易，完成困難。人可以有很多屬靈計畫、事工口號、年度目標，卻在沒有掌聲時失去持續。基督看重的是整體忠誠，而不只是醒目的開始。

因此主吩咐：「要記得你所領受和聽見的；要遵守，並要悔改。」「記得」再次出現在七封信中。基督徒的更新，常是從回到已領受的福音開始的；新奇本身沒有更新生命的能力。撒狄教會需要記得起初他們怎樣聽見基督、怎樣回應恩典，然後付諸「遵守」。聽見卻不遵行，久而久之會產生屬靈麻木。

主又說，若不警醒，祂要像賊一樣臨到。這句話借用耶穌傳統中的末世警告，也與撒狄曾因守望鬆懈而失守的歷史格外貼合。正因人不知道那時刻，便更要活在準備中。警醒沒有祕密時間表，只要把今天整理好。

信中仍提到，撒狄還有幾名沒有污穢自己衣服的人，他們要穿白衣與主同行。少數忠信者提醒我們，不要因整體環境低迷，便認定忠心已是不可能之舉。上帝知道名字。即使一個群體的屬靈氣候令人失望，個人仍可以選擇保持潔淨，持守信仰。

白衣在《啟示錄》中與潔淨、得勝和天上敬拜相連。得勝者的名字不會從生命冊上被塗抹，基督要在父和眾天使面前承認他的名。撒狄人非常重視城市名聲，主卻把他們帶到另一個問題：你的名字在天上如何被認識？世人的認可會迅速改變，基督的承認才是最後的榮耀。

撒狄的信息特別適合有歷史、有制度、有聲望的教會，同樣也適合信主多年的個人。過去的經歷很寶貴，卻不能代替今天的生命。昨日的禱告不能自動成為今日的禱告，曾經的熱心也不能替代現在的忠誠。主在意的是，此刻是否仍有生命。

思想：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若拿掉履歷與名聲，只剩今天，我們的屬靈生命仍是活的嗎？我們仍然真實地禱告、聽道、悔改、愛人，還是靠著往日的經歷支撐形象？主說要「堅固那些剩下的」。我們無須在一天之內修好全部。先找出一件仍有生命、卻正在衰弱的事：禱告、讀經、家庭關係或服事的初心，細心照顧它。

有歷史的華人教會尤其需要聽撒狄的信息。百年堂會、名校、神學院、社福機構，以及過去的復興故事，都值得感恩；然而，今日的生命仍需由今日的禱告、悔改與服事來支撐。傳統若只剩品牌與回憶，下一代很快便會感受到其中的空洞。

主啊，求祢救我們脫離靠名聲生活的危險。沉睡的，求祢喚醒；衰微的，求祢扶持。願我們在祢面前成為真實的人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8 日　小小力量，敞開的門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3:7-13

7「你要寫信給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，說：『那神聖、真實的，拿著大衛的鑰匙，開了就沒有人能關，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這樣說：8 我知道你的行為。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，是沒有人能關的。我知道你有一點力量，也遵守我的道，沒有否認我的名。9 那屬撒但會堂的，自稱是猶太人，其實不是猶太人，而是說謊話的，我要使他們來到你腳前下拜，使他們知道我已經愛你了。10 因為你遵守了我堅忍的道，我也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受試煉。11 我必快來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。12 得勝的，我要使他在我神的殿中作柱子，他必不再從那裏出去。我又要把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—從天上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，和我的新名，都寫在他上面。13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。』」

非拉鐵非教會與士每拿教會一樣，沒有受到主的責備。耶穌向他們自我介紹為「那神聖、真實的，拿著大衛的鑰匙」的一位。這語言取自《以賽亞書》第二十二章，原本描述掌管王室門戶的權柄。基督如今擁有真正的鑰匙：祂開了就沒有人能關，關了就沒有人能開。對一群力量微小、可能遭受排斥的信徒而言，這是非常直接的安慰。

主說：「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，是沒有人能關的。」這扇門首先指向基督以大衛的鑰匙所開啟的國度與上帝同在。非拉鐵非的信徒或許被拒於某些宗教與社會門戶之外，基督卻宣告：祂所開的，沒有人能關。人的排斥不能取消祂的接納；而教會的見證也從這份穩固的歸屬中展開。

主又說：「我知道你有一點力量，也遵守我的道，沒有否認我的名。」這句話沒有責怪他們力量小。基督衡量教會時，資源多少並不是首要標準。祂看重的是怎樣使用有限的力量。非拉鐵非教會沒有巨大勢力，卻在壓力中守住主的道與主的名。這種忠心在《啟示錄》中就是得勝。

經文再次提到他們與地方猶太群體的衝突，語氣與寫給士每拿教會的信相似。閱讀時，仍要避免把第一世紀的具體爭議，延伸成對整個民族的敵意。信中的應許是，曾經排斥信徒的人，有一天會知道基督愛祂的教會。重點在於基督的公開承認。被人否定的群體，不需要靠仇恨證明自己；主自己會顯明誰屬於祂。

第 10 節說：「因為你遵守了我堅忍的道，我也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受試煉。」這句話歷來被納入不同的末世時序。七封信直接的牧養重點仍是忠心與保守：非拉鐵非教會已經持守忍耐，主也知道怎樣在試煉中保守屬祂的人。

第 11 節說：「我必快來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。」再次，主的再來所生出的倫理是持守，躁動與猜測都偏離這個方向。非拉鐵非教會已經做得不錯，現在的呼召很樸素：不要鬆手。很多時候，信仰的成熟乃表現在漫長日子中不放棄已經知道是對的事，無須靠驚天動地的新事來證明自己。

基督給得勝者的應許十分豐富，祂要叫他在上帝的殿中作柱子，永不再出去。非拉鐵非所在區域曾受地震影響，人們可能需要離城避難；「永不再出去」的應許因此帶著安穩的色彩。地上的城市會震動，上帝的居所卻不再搖動。曾經覺得自己無足輕重的人，要成為殿中的柱子。

主還要把上帝的名、上帝城的名，就是從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，以及基督的新名，都寫在得勝者身上。這些「名字」宣告了新的歸屬：城市可能拒絕你，群體可能把你逐出，基督卻把自己的名與上帝之城的名都寫在你身上。信徒最深的身分，從不由任何地上機構頒發。

非拉鐵非的信息有一種溫柔而堅定的力量。縱使力量微小，仍可忠心；縱使人的門關上，主所開的門依然敞開。教會容易追逐更多的資源、更高的能見度，以及更強的影響力，基督從不忽略稱讚一群守住祂話語的人；開門的權柄在祂手中。這也鼓勵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教會成為替人開門的群體。若基督接納那些被排斥的人，教會便不應只保護自己的舒適圈；教會要在真理中給人進入、成長和服事的空間。

思想：

我們是否因「力量太小」而認定自己無法服事？時間、金錢與能力也許有限，但更重要的問題是，我們是否把手上的一點力量忠心交給主？當人的門向我們關上，不必焦急撞門；因為基督拿著大衛的鑰匙，祂所開的國度與同在，是沒有人能關的。被人拒絕，不等於被祂拒絕。

香港不少堂會在移民潮之後面對著會眾、同工與下一代流失的情況，留下的人容易覺得力量更小。給非拉鐵非教會的安慰很貼近這種處境：主沒有因教會變小而輕看不顧。小小力量若仍守住主的道，仍可以成為一扇門——服事長者，陪伴留下的家庭，也連結已移居海外的肢體。

主耶穌，祢拿著真正的鑰匙。求祢保守我們，不靠人的接納來定義自己。賜力量給我們持守已有的，在小事上忠心，在等待中忍耐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9 日
富足幻覺與門外的主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3:14-22

14「你要寫信給老底嘉教會的使者，說：『那位阿們、誠信真實的見證者、神創造的根源這樣說：15 我知道你的行為，你也不冷也不熱；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。16 既然你如溫水，也不冷也不熱，我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17 你說：我是富足的，已經發了財，一樣都不缺，卻不知道你是困苦、可憐、貧窮、瞎眼、赤身的。18 我勸你向我買從火中鍛鍊出來的金子，使你富足；又買白衣穿上，使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；又買眼藥抹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見。19 凡我所疼愛的，我就責備管教。所以，你要發熱心，也要悔改。20 看哪，我站在門外叩門，若有聽見我聲音而開門的，我要進到他那裏去，我與他，他與我一起吃飯。21 得勝的，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勝，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。22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。』」

老底嘉城是七城中的最後一站，也是最令人震動的一封信。這座城市富裕，以金融、羊毛紡織與醫療聞名，古代資料也常把附近地區與眼科藥物聯繫起來。城市在地震後有能力以自身財力重建，顯出強烈的自足感。耶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說：「你說：我是富足的，已經發了財，一樣都不缺，卻不知道你是困苦、可憐、貧窮、瞎眼、赤身的。」

主自稱為「阿們、誠信真實的見證者、神創造的根源」。老底嘉教會需要的第一件事是真實；這個教會的問題不只是行為差，更是自我認識完全失準。它看自己很成功，基督看見的卻是深度貧乏。屬靈危機最危險的階段，往往是人已經失去感覺，甚至把疾病當作健康。

「你也不冷也不熱」最直接描寫了令人厭棄、失去功用的狀態。有人聯想到附近希拉波立的熱泉與歌羅西的清涼水源；無論這是否約翰刻意的背景，經文的重點都很清楚：老底嘉自覺富足，實際上卻沒有成為主所喜悅的教會。忙碌與資源，並不能代替屬靈的功用。

基督用城市最熟悉的三種資源，反過來勸告他們：向祂買火煉的金子，好真正富足；買白衣穿上，好遮蓋赤身；買眼藥擦眼睛，好使能看見。這是一種帶諷刺意味的醫治語言。金融中心需要真正的財富，紡織城市需要真正的衣服，擅長醫療的地方需要真正的眼藥。人最自豪的地方，也可能最需要主的救治。

「向我買」當然不是用金錢購買恩典。這句話與先知傳統中邀請人白白領受上帝供應的語言相近。它要老底嘉承認自己缺乏，放下自足。屬靈更新的第一步往往很簡單，同時也很困難：承認「我需要」。只要人仍堅持自己一樣都不缺，就不會真正尋求醫治。

接著主說：「凡我所疼愛的，我就責備管教。所以，你要發熱心，也要悔改。」嚴厲的話由愛包圍。基督對老底嘉的揭露，是出於祂對這個教會仍未止息的愛，而不是為了帶來羞辱。被主責備有時反倒是恩典；真正危險的狀態，是人再也聽不進任何提醒。

著名的一句話：「看哪，我站在門外叩門」，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的。這句話的原初對象是教會。叩門者是歸來的家主，在召僕人警醒開門，也邀請他們同席。令人不安的是，當聚會、制度與活動仍可照常運作，主卻被留在門外。然而，祂仍然叩門；這是警告，也是恩典。

在古代世界，「同坐」代表關係、接納與共享生命，也遙指羔羊的婚宴。耶穌召老底嘉恢復與祂的團契。信仰一旦失去這份相交，就很快只剩下自我運作；「悔改」，就是聽見家主的聲音時立即開門，回到祂的桌前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最後，得勝者要與基督同坐寶座，如同基督得勝後與父同坐寶座。這是七封信中最高峰的應許之一。老底嘉自以為已擁有地上的富足與地位，主卻把真正的王權放在他們面前。道路從承認貧窮開始，終點卻是與基督一同坐席，同享國度。

思想：

我們容易在哪一方面說「我們一樣都不缺」？學識、經驗、資源、服事能力，甚至多年的信仰資歷，都可能築起自足的圍牆。今天求主指出我們一處真實的貧乏。想像主正站在門外叩門。我們的生活中，是否有一個房間仍向祂關閉？也許是金錢、時間、情緒、關係，或一個不肯鬆手的計畫。若有人帶來令人不舒服的提醒，先別反駁。安靜問主：其中是否有祢的叩門聲？

華人中產生活很容易把「自足」包裝成「成熟」：有房產、有學歷、有專業、有保險、有移民選項，似乎便可以掌握未來。這些安排有其價值，卻無法代替與基督同席。這封寫給老底嘉的信提醒我們，自己擁有的資源越多，越需要誠實承認自己的貧乏。

主耶穌，感謝祢仍然叩門。求祢醫治我們的自欺，賜下真實的眼光。我們渴望與祢同席；外表的富足，不能代替相交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10 日
寶座仍在中央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4:1-11

1 這些事以後，我觀看，看見天上有一道門開著。我頭一次聽見的那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說：「你上這裏來，我要把此後必須發生的事指示你。」2 我立刻被聖靈感動，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，有一位坐在寶座上。3 那坐著的，看來好像碧玉和紅寶石；又有彩虹圍著寶座，光彩好像綠寶石。4 寶座的周圍又有二十四個座位，上面坐著二十四位長老，身穿白衣，頭上戴著金冠冕。5 有閃電、聲音、雷轟從寶座中發出。在寶座前點著七支火炬，就是神的七靈。6 寶座前有一個如同水晶的玻璃海。寶座的周圍，四邊有四個活物，遍體前後都長滿了眼睛。7 第一個活物像獅子，第二個像牛犢，第三個的臉像人臉，第四個像飛鷹。8 四個活物各有六個翅膀，遍體內外都長滿了眼睛。他們晝夜不住地說：「聖哉！聖哉！聖哉！主—全能的神；昔在、今在、以後永在！」
9 每逢四活物將榮耀、尊貴、感謝歸給那坐在寶座上、活到永永遠遠者的時候，10 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敬拜坐在寶座上活到永永遠遠的那一位，又把他們的冠冕放在寶座前，說：11「我們的主，我們的神，你配得榮耀、尊貴、權柄，因為你創造了萬物，萬物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存在。」

七封信之後，異象忽然向天上打開。約翰看見一扇敞開的門，聽見像號角的聲音，隨即「被聖靈感動」，被帶到寶座前。第四章要改變讀者觀看世界的角度。當地上的七城各有權力、宣傳與壓力，天上的異象先讓教會看見：中央有一個寶座，有一位坐在寶座上。

「寶座」是本章最重要的詞彙之一，而在整卷《啟示錄》中更反覆出現。當時的羅馬世界充滿王權象徵，皇帝被尊為世界秩序的中心；約翰卻以天上的寶座重新安排政治想像。真正的中心不在羅馬。上帝的主權先於所有地上政權，也高於它們。這也要求教會正視政治現實；只是若沒有先看見天上的寶座，地上的聲勢便很容易令人陷入害怕或迷惑之中。

約翰沒有直接描繪上帝的形貌，只以寶石般的光彩、彩虹和環繞的榮耀來表達。這種節制承接了舊約對上帝超越性的敬畏；上帝可以被認識，卻不能被人掌握。此外，「彩虹」令人想起挪亞之約；在審判意象尚未大量展開以前，寶座周圍已有盟約與信實的記號。

寶座周圍有二十四位長老。關於他們的身分，歷來有不同的理解；然而，經文更清楚呈現的是他們在異象中的角色：穿白衣，戴冠冕，俯伏敬拜，並把冠冕放在上帝面前。身分細節可以保留謙卑，敬拜的動作卻十分清楚。

冠冕被放在寶座前，這是很有力量的政治神學。長老確實擁有尊榮，卻知道這份尊榮從何而來。所有被造的權柄，在創造主面前都只能是受託者。人一旦把自己的冠冕抓緊，便容易把恩賜變成所有權，把職分變成身分崇拜。天上的敬拜卻反覆做一件事：把榮耀歸還給源頭。

四個活物帶著《以西結書》與《以賽亞書》中的「神顯現」意象。獅、牛、人、鷹般的形象，有人把它們理解為受造界的代表。它們遍體長滿眼睛，晝夜不停地稱頌：「聖哉！聖哉！聖哉！主—全能的神；昔在、今在、以後永在！」敬拜首先宣告上帝是誰。當世界用無數聲音告訴人「甚麼最重要」，敬拜讓我們重新校正價值次序。

本章另一個核心是「創造」。長老稱頌上帝配得榮耀、尊貴、權柄，因為祂創造了萬物，萬物因祂的旨意而存在。《啟示錄》的神學，深深以創造主為中心。若上帝是創造主，世界就不屬於帝國、企業、強人或市場；受造界也不是可以任意掠奪的資源。創造信仰本身就帶有對偶像權力的批判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寶座前，有一個像水晶般的玻璃海。古代與舊約傳統中，海常帶著混沌與威脅的聯想；在上帝面前，海卻平靜如玻璃。後來獸要從海中上來，但本章先讓讀者知道，海已在寶座前。邪惡尚未消失，卻從來沒有與上帝形成勢均力敵的二元對抗。

天上敬拜的場景常出現在全卷書的重要轉折處，如同一段神學評論，幫助讀者理解接下來的事件。在印、號、碗帶來震動之前，先有敬拜。這個次序很重要。教會若只讀災難，很容易恐慌；約翰先把人安置在寶座前。審判與歷史衝突，都要在「上帝仍掌權」的框架中閱讀。

思想：

今天，有哪些事情坐上了我們心中的「寶座」？難題、工作、某個人或政治事件，都可能大得遮住了上帝。第四章邀請我們抬頭，重新看清它的位置。我們也可學習長老，把自己的「冠冕」放下。最近，是否有一項成就、身分或能力被抓得太緊？為它向上帝感恩，就是承認它不屬於自己；這樣，我們便能鬆開手，把它當作上帝的託付來持守。焦慮湧來時，先以一句敬拜截住最壞的想像：「主啊，祢仍在寶座上。」

我們也要當心，別讓新聞成為另一個寶座。政策變動、戰爭、選舉、經濟下行、樓市、移民等種種消息，都可以整日佔據我們的心思。關心公共世界是我們的責任，然而若把盼望完全綁在某一個結果上，我們的心便失去自由。敬拜把我們帶回更深的現實，我們可以關心，可以參與，可以哀哭，同時也可以拒絕把任何政治結果當作救主。

聖哉、聖哉、聖哉，全能的主！世界彷彿失控時，求祢提醒我們，寶座沒有空著；我們自以為重要時，求祢提醒我們，一切都從祢而來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11 日
獅子原來是被殺的羔羊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5:1-14

1 我看見坐在寶座那位的右手中有書卷，正反面都寫著字，用七個印密封著。2 我又看見一位大力的天使大聲宣告說：「有誰配展開那書卷，揭開那七個印呢？」3 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，沒有人能展開、能閱覽那書卷。4 因為沒有人配展開、閱覽那書卷，我就大哭。5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：「不要哭。看哪，猶大支派中的獅子，大衛的根，他已得勝，能展開那書卷，揭開那七個印。」

6 我又看見寶座和四個活物，以及長老之中有羔羊站著，像是被殺的，有七個角七隻眼睛，就是神的七靈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7 這羔羊前來，從坐在寶座上那位的右手中拿了書卷。8 他一拿了書卷，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；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。9 他們唱新歌，說：「你配拿書卷，配揭開它的七印；因為你曾被殺，用自己的血從各支派、各語言、各民族、各邦國中買了人來，使他們歸於神，10 又使他們成為國民和祭司，歸於我們的神；他們將在地上執掌王權。」11 我又觀看，我聽見寶座和活物及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；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，12 大聲說：「被殺的羔羊配得權能、豐富、智慧、力量、尊貴、榮耀、頌讚。」13 我又聽見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滄海裏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，都說：「願頌讚、尊貴、榮耀、權勢，都歸給坐在寶座上的那位和羔羊，直到永永遠遠！」14 四活物就說：「阿們！」眾長老也俯伏敬拜。

第五章延續天上的寶座異象。約翰看見坐寶座者右手拿著書卷，內外都寫著字，用七個印封嚴。古代書卷若被封印，除了意味著內容尚未公開，也象徵著權柄與合法性。這卷書在《啟示錄》中承載著上帝對歷史的旨意。然而，實際的問題是：誰「配」展開它？單憑力量最大，並不足以取得這份資格。因為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都找不到合資格者，約翰就大哭了。

這哭聲很有份量。若沒有一位配得展開書卷，歷史的苦難似乎就永遠沒有答案，殉道者的血無法得著伸冤，邪惡也沒有終局。這時，一位長老安慰約翰，說：「不要哭。看哪，猶大支派中的獅子，大衛的根，他已得勝」；「獅子」與「大衛的根」喚起人對彌賽亞王權與勝利的期待，讀者也準備看見一位強大的征服者。

然而約翰「看見」的，竟是一隻像被殺過的羔羊。這是全卷書最重要的轉折之一：他聽見獅子，卻看見羔羊。彌賽亞確實得勝，但祂的得勝方式乃是由十字架定義。大衛的王權在基督身上，以犧牲、忠信與復活得到完成。

羔羊雖「像被殺過」，卻站立著。傷痕沒有被抹去，死亡卻已被穿越。基督復活後，仍以被殺者的身分被認出。十字架沒有成為升高後需要忘掉的羞辱，反而成為祂王權的永恆記號。這也提醒教會，天上的榮耀不會把地上的忠信苦難宣告為徒然。

羔羊有七角七眼。「角」象徵能力，「七」帶著完全的意味；「七眼」被解釋為上帝的「七靈」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。這是一個奇異卻充滿神學力量的形象：被殺的羔羊同時擁有完全的能力與完全的洞察。祂的能力在捨己中顯出真正的權柄，遠超人以強硬來否定脆弱的想像。

當羔羊從坐寶座者的手中接過書卷，天上的敬拜立刻擴大。四活物和二十四長老都俯伏敬拜，唱著「新歌」，宣告羔羊配得，因為祂曾被殺，用自己的血從各支派、各語言、各民族、各邦國中買了人來歸於上帝，使他們成為國民和祭司。救贖具有普世的幅度；羔羊建立的群體跨越族群與語言，也承接了第一章「國度與祭司」的身分。

這段敬拜在羅馬帝國的處境下，帶有鮮明的對照。帝國用征服建立秩序，皇帝透過軍事與政治權力得到稱頌；羔羊則因被殺而被宣告配得。第四至五章的敬拜把榮耀先歸給創造主，然後擴展到羔羊，形成對地上皇帝崇拜的根本挑戰。誰真正配得全地敬拜？答案指向為人捨命的羔羊；而掌握暴力的人並沒有因此取得配受敬拜的資格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敬拜的圓圈不斷擴大，從活物、長老，到千千萬萬的天使，最後連在天地間和海中一切受造物，都向坐寶座者和羔羊頌讚。第五章為全卷書的終局提供一幅預演。現在世界仍有抵抗與偶像，但創造最終要歸向真正的敬拜。

教會因此得到一個關於「如何得勝」的標準。後來第十二章說，聖徒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勝過龍，甚至不愛惜性命。基督徒的見證沿著羔羊道路展開。這並不排斥公共責任或對不義說真話，卻拒絕用邪惡的方式追求上帝的目的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約翰沒有看見羔羊把傷口藏起來。祂站立，卻仍「像是被殺過」。在上帝的國度中，傷痕可以被救贖，卻不必被否認。受過傷的人不需要假裝甚麼都沒有發生；復活的盼望能把傷痕帶進新的意義中。

思想：

我們期待的「得勝」是甚麼？如果只想到壓倒對手、證明自己、掌握局面，我們便仍在借用帝國的語言。再看羔羊；祂的傷痕，也是祂的榮耀。我們是否願意以忠信、忍耐與捨己處理衝突？這條路並不軟弱；羔羊有七角，祂的能力在十字架上顯明。試著把對未來的焦慮放到書卷前。我們雖不知道每一頁如何展開，但深知書卷在羔羊手中。

在政治爭議、教會衝突與網絡論戰中，華人信徒也許會把「贏」理解為壓倒對方、證明自己正確，甚至使另一方失去聲音。然而，第五章把羔羊放在中心——基督的得勝帶著傷痕、忠信與捨己，跟隨祂的人也要學習用這種力量去說話與行動。

主耶穌，祢配得。求祢重寫我們對成功的理解，保守我們不靠傷害別人來證明自己。願我們的言語與選擇，都帶著羔羊的樣式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12 日
當世界震動，誰能站立？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6:1-17

1 我看見羔羊揭開七個印中第一個印的時候，聽見四活物中的一個活物，聲音如雷，說：「你來！」2 我就觀看，看見一匹白馬，騎在馬上的拿著弓，並有冠冕賜給他。他出來征服，勝而又勝。
3 羔羊揭開第二個印的時候，我聽見第二個活物說：「你來！」4 就另有一匹馬出來，是紅色的；有權柄賜給了那騎馬的，要從地上奪去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殺；他又接受了一把大刀。
5 羔羊揭開第三個印的時候，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：「你來！」我就觀看，看見一匹黑馬；騎在馬上的，手裏拿著天平。6 我聽見在四個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：「一個銀幣買一升麥子，一個銀幣買三升大麥；油和酒不可糟蹋。」
7 羔羊揭開第四個印的時候，我聽見第四個活物說：「你來！」8 我就觀看，看見一匹灰色馬；騎在馬上的，名字叫作「死」，陰間也隨著他；有權柄賜給他們，可以用刀劍、饑荒、瘟疫、野獸，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
9 羔羊揭開第五個印的時候，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曾為神的道，並為作見證而被殺的人的靈魂，10 大聲喊著說：「神聖真實的主宰啊，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為我們所流的血伸冤，要到幾時呢？」11 於是有白袍賜給他們各人；又有話吩咐他們還要歇息片刻，等到與他們同作僕人的，和他們的弟兄，像他們一樣被殺的人的數目湊足的時候。
12 羔羊揭開第六個印的時候，我看見地大震動，太陽變黑像粗麻布，整個月亮變紅像血，13 天上的星辰墜落在地上，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，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。14 天就裂開，好像書卷被捲起來；山嶺海島都被移動離開原位。15 地上的君王、臣宰、將軍、富戶、壯士，和一切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藏在山洞和巖石穴裏，16 向山和巖石說：「倒在我們身上吧！把我們藏起來，躲避坐寶座者的臉面和羔羊的憤怒；17 因為他們遭憤怒的大日子到了，誰能站得住呢？」

羔羊開始揭開書卷的印。前四個印出現著名的四騎士：白、紅、黑、灰馬，這四匹馬依次奔出。歷史上，人們常把它們直接對應某些現代戰爭、政權或人物；然而，文本本身更像是把反覆出現在人類歷史中的征服、戰爭、饑荒與死亡，濃縮成四幅圖畫。它們揭露了一個受罪惡與暴力所支配的世界，不能被縮成新聞密碼。
第一匹白馬的解釋最具爭議。有人把騎士理解為基督或福音，也有人按四騎士整體的負面序列，理解為征服與帝國擴張。若從後三騎士明確帶來戰爭、饑荒與死亡的結構看，把第一騎士視為征服的力量則較為自然。「弓」與「冠冕」描繪擴張的權力，它「勝了又要勝」。這種勝利語言也刻意與羔羊的得勝形成對照：世界的征服造成死亡，羔羊的得勝則從被殺中帶來生命。
第二匹紅馬奪去地上的和平，使人彼此相殺。約翰沒有把帝國所宣稱的和平浪漫化。羅馬常以「羅馬和平」自我讚頌，但和平若建立在征服與威嚇之上，其深處則仍埋藏著暴力。
第三匹黑馬帶來糧價暴漲，一天的工資只夠買極少的基本糧食，而油和酒似乎仍被保留。這幅圖像也可能暗示著危機中的經濟不平等：窮人為基本食物掙扎，某些較高價的商品仍然存在。
第四匹灰馬的騎士名叫「死」，陰間跟隨他。「刀劍、饑荒、瘟疫、野獸」，帶出舊約的審判語言。四騎士共同說明，罪惡世界的秩序會產生死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們的權柄仍是被「賜給」的，而且範圍是有限的。啟示錄沒有把邪惡描繪成與上帝同等的力量；即使歷史上出現可怕的災難，寶座仍然存在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第五個印把鏡頭從地上的災難轉到祭壇下面。殉道者因上帝的道和所作的見證而被殺，他們呼喊：「要到幾時呢？」這是聖經中非常誠實的禱告。信仰沒有要求受害者假裝痛苦不重要，也沒有禁止人向上帝追問公義何時來到。詩篇和先知書都保存這類呼喊。真實的信心，有時會把「要到幾時」的呼喊帶到上帝面前，而無須把自己壓成安靜無聲。

殉道者各人得到白袍，並被告知還要歇息片刻，直到同作僕人的數目湊足為止。上帝先給予他們身分與安慰，歷史則仍要再走一段。「白袍」正是他們在上帝面前被認可的宣告。人間法庭也許判他們有罪，天上卻已經為他們平反。儘管等待仍然存在，但這等待已不再是沒有意義的空白。

第六個印揭開時，出現了宇宙性的震動：地震、日月變色、星辰墜落、天空挪移、山嶺海島震動。這些圖像大量承接了舊約「耶和華的日子」的先知語言，用整個宇宙的顫動來表達上帝審判的徹底性。讀者若把每個符號都強行轉成現代天文事件，便容易錯過它的修辭力量：當創造主臨到，所有人以為牢不可破的秩序都站不住。

無論是君王、將領、富戶，還是奴隸、自由人，每個階層都躲避寶座與羔羊的憤怒。這裏出現一個震撼的反轉：「羔羊的憤怒」。那位被殺的羔羊也是審判者，祂的溫柔不等於對邪惡冷漠。正因祂為受害者流血，祂也要對摧毀生命的權勢說最後的「不」。愛若對邪惡永遠沒有審判，就無法真正保護受害者。

本章以一個問題結束：「因為他們遭憤怒的大日子到了，誰能站得住呢？」答案沒有立刻揭曉，因為第七章就是對這個問題的回應。這是《啟示錄》常用的敘事方式：先讓危機達到高峰，再插入一幅保守與盼望的異象。讀者被邀請帶著問題進入下一章。

思想：

面對戰爭、經濟不安、疾病或死亡消息，我們是否只剩恐懼？第六章直面世界的破碎，並宣告這些力量都有界線，終要面對上帝。我們可以學習殉道者的禱告；面對長久不公，無須假裝已完全放下，而是可以呼喊：「主啊，要到幾時呢？」然後把審判權交回祂手中。面對苦難，不必急著替上帝解釋一切。先為一個具體受苦的人留下名字與時間。盼望穿過眼淚，仍向上帝呼求；真正的盼望不催促人跳過悲傷。

中國、香港與海外華人都熟悉不確定感：經濟壓力、家庭分隔、移民適應，乃至戰爭消息與地緣緊張，無不滲入飯桌和睡眠。第六章容許我們問「要到幾時」，並把恐懼帶到那位終必施行公義的上帝面前。信仰足以承載真實的焦慮，並能在震動中守住盼望。

主啊，世界震動時，求祢保守我們，不把盼望交給短暫的權勢。求祢記念受苦的人，伸張公義；求祢以那白袍般的安慰，扶住等候的人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13 日
額上的印記與被擦去的眼淚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7:1-17

1 此後，我看見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，執掌地上四方的風，使風不吹在地上、海上和各種樹上。2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從日出之地上來，拿著永生神的印。他向那得到權柄能傷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聲喊著，3 說：「你們不可傷害地、海和樹林，等我們在我們神眾僕人的額上蓋了印。」4 我聽見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數目有十四萬四千；5 猶大支派中受印的有一萬二千；呂便支派中有一萬二千；迦得支派中有一萬二千；6 亞設支派中有一萬二千；拿弗他利支派中有一萬二千；瑪拿西支派中有一萬二千；7 西緬支派中有一萬二千；利未支派中有一萬二千；以薩迦支派中有一萬二千；8 西布倫支派中有一萬二千；約瑟支派中有一萬二千；便雅憫支派中受印的有一萬二千。

9 此後，我觀看，看見有許多人，沒有人能計算，是從各邦國、各支派、各民族、各語言來的，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樹枝，10 大聲喊著說：「願救恩歸於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，也歸於羔羊！」11 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，以及四個活物的周圍，俯伏在寶座前，敬拜神，12 說：「阿們！頌讚、榮耀、智慧、感謝、尊貴、權能、力量都歸於我們的神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們！」

13 長老中有一位回應我說：「這些穿白衣的是誰？是從哪裏來的？」14 我對他說：「我主啊，你是知道的。」他向我說：「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，他們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得潔白。15 所以，他們在神寶座前，晝夜在他殿中事奉他；那坐在寶座上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。16 他們不再飢，不再渴；太陽必不傷害他們，任何炎熱也不傷害他們，17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，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；神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。」

第六章以「誰能站得住呢」結束，第七章立即回答。四位天使暫時攔住地上的風，另有一位天使從日出之地上來，帶著永生上帝的印，要先在上帝僕人的額上蓋印。這個「印」象徵歸屬與保護，與後來獸的印記形成對照。《啟示錄》的衝突常圍繞「誰的名字寫在你身上」：人究竟屬於上帝與羔羊，還是屬於獸的秩序。

被蓋印的數目是十四萬四千，由十二個一萬二千組成，帶著上帝子民完整性的象徵意味。有人按字面理解為末世以色列餘民，也有人視為整個上帝子民的象徵。無論採取哪一種理解，經文的安慰都在這裏：上帝知道屬祂的人，一個也沒有遺漏。

接著，約翰「觀看」，看見沒有人能計算的大群人，來自各邦國、各支派、各民族、各語言。第五章「聽見獅子、看見羔羊」的敘事手法，能幫助我們理解第七章也可能存在相似的關係：約翰聽見十四萬四千的數目，然後看見跨越萬族的大群人。若這兩幅圖像彼此詮釋，那麼被數點的上帝子民，在視覺上所呈現的，便是無法數算的普世群體。

這群人身穿白袍，手拿棕樹枝，站在寶座與羔羊面前，大聲把救恩歸給上帝和羔羊。在地上看來，聖徒可能被追趕、被排斥；從天上的角度看，他們卻被放在真正的權力中心。這也是《啟示錄》一再做的工作：改變讀者觀看自己的方式。教會若只看地上的地位，便容易覺得自己弱小；若從寶座看，忠心者已經屬於最終敬拜的群體。

一位長老問約翰這些穿白衣的是誰，然後自己回答：他們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了。這是一個刻意的悖論——血通常把衣服染紅，羔羊的血卻將其洗白。象徵語言的目的是為了表達救贖與潔淨的真義：他們的身分並不是建基於自己的無瑕，而是羔羊的犧牲。

「大患難」一詞，歷來有不同的理解：有人認為是專指末世的某一時期，也有人看作是教會在整個見證歷程中所經歷的苦難。這段經文先給受苦者一個更直接的安慰：患難並沒有把上帝的子民與祂隔絕；他們最後站在上帝寶座前。他們晝夜在殿中事奉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上帝；上帝要用帳幕覆庇他們。他們不再飢，不再渴；太陽和炎熱也不再傷害他們。這些應許與舊約中的曠野、出埃及和先知盼望相連。地上的種種匱乏，都從天上的供應得到回答。對可能因信仰而失去經濟保障的讀者而言，這些話語顯得尤其有重量。

最美的一句是：「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，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；神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。」羔羊成為牧者，這形成一個意味深長的反轉。羔羊本來是被牧養的形象，如今卻成為牧者。祂能帶領受苦者，正因祂自己曾走過被殺的道路。

「擦去眼淚」不是叫人今天停止哭泣。上帝的終末安慰，是承認眼淚曾經真實存在，並由親自處理。直到第二十一章，這個應許會再次出現。基督教的盼望，是相信上帝會親自終結痛苦的權勢，並保存每一滴曾經為忠心、失喪與不義所流下的眼淚；痛苦從未被解釋成無所謂。

思想：

我們最深的身分記號是甚麼？工作職稱、家庭角色、護照與學歷都很真實；但更深的歸屬，乃是上帝的名在我們身上。若我們正在流淚，不必匆忙擦乾；請回想那幕終局的圖畫：上帝親手擦去眼淚。今天尚未完成，但方向已經確定。若有人在我們面前流淚，先別急著給予答案；請用陪伴、聆聽與供應，預嚐上帝擦淚的溫柔。若流淚的是我們，也容許自己被牧養；堅強，從來不是信心的證明。

對移居海外的香港與中國信徒而言，護照、居留身分、語言口音與政治記憶都很真實，且容易成為彼此判斷的記號。有人因獲得新身分而感到安全，也有人因失去熟悉的城市、工作與關係而長久哀傷。額上的印提醒我們，那份最深的歸屬該先於護照，且比任何地域身分都更為長久。

羔羊也是牧者。主耶穌，求祢領我們到生命水旁。疲倦時，賜予下一步的力量；看不見位置時，給予提醒：我們是屬於那無人能數的群體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14 日
沉默、香壇與警號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8:1-9:21

8:1 羔羊揭開第七個印的時候，天上寂靜約有半小時。2 我看見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，有七枝號賜給他們。

3 另有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來，站在祭壇旁邊；有許多香賜給他，要和眾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金壇上。4 那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。5 天使拿著香爐，盛滿了壇上的火，倒在地上；就有雷轟、響聲、閃電、地震。

6 拿著七枝號筒的七位天使預備好要吹號。

7 第一位天使吹號，就有冰雹和火攙著血扔在地上；地的三分之一和樹的三分之一被燒掉了，一切的青草也被燒掉了。

8 第二位天使吹號，就有像火燒著的大山扔在海中；海的三分之一變成血，9 海中有生命的被造之物死了三分之一，船隻也毀壞了三分之一。

10 第三位天使吹號，就有燒著的大星好像火把從天上墜下來，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眾水的泉源上。11 這星名叫「苦艾」；眾水的三分之一變為苦艾，許多人因水變苦而死了。

12 第四位天使吹號，太陽的三分之一、月亮的三分之一、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擊打，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變黑了，白晝的三分之一沒有光，黑夜也是這樣。

13 我觀看，聽見一隻在空中飛的鷹大聲說：「禍哉！禍哉！禍哉！地上的居民哪，其餘的三位天使快要吹號了！」

9:1 第五位天使吹號，我就看見一顆星從天上墜落到地上；有無底坑的鑰匙賜給它。2 它開了無底坑，就有煙從坑裏往上冒，好像大火爐的煙；太陽和天空都因這煙昏暗了。3 有蝗蟲從煙中出來，飛到地上，有權柄賜給牠們，好像地上的蠍子有權柄一樣。4 牠們奉命不可傷害地上的草、各樣綠色植物和各種樹木，惟獨可傷害額上沒有神印記的人；5 但是不許蝗蟲害死他們，只可使他們受痛苦五個月；這痛苦就像人被蠍子螫了的痛苦一樣。6 在那些日子，人求死，卻死不了；想死，死卻避開他們。

7 蝗蟲的形狀好像預備上陣的戰馬一樣，頭上戴的好像金冠冕，臉面好像男人的臉面，8 頭髮像女人的頭髮，牙齒像獅子的牙齒；9 牠們胸前有甲，好像鐵甲；又有翅膀的響聲，好像許多車馬奔跑上陣的聲音。10 牠們有尾巴像蠍子，長著毒刺，尾巴上的毒刺有能力傷害人五個月。11 牠們有無底坑的使者作牠們的王，按著希伯來話名叫亞巴頓，希臘話名叫亞玻倫。

12 第一樣災禍過去了；看哪，還有兩樣災禍要來。

13 第六位天使吹號，我聽見有聲音從神面前金壇的四角發出來，14 吩咐那吹號的第六位天使，說：「把那捆綁在幼發拉底大河的四個使者釋放了。」15 那四個使者就被釋放；他們原是預備好，在特定的年、月、日、時，要殺人類的三分之一。16 騎兵有二億；他們的數目我聽見了。17 我在異象中看見那些馬和騎馬的：騎馬的穿著火紅、紫瑪瑙及硫磺色的胸甲；馬的頭好像獅子的頭，有火、有煙、有硫磺從馬的口中噴出來。18 從馬的口中所噴出來的火、煙和硫磺這三樣災害殺了人類的三分之一。19 馬的能力在於牠們的口和尾巴；牠們的尾巴像蛇，有頭，用頭來傷害人。

20 其餘未曾被這些災難所殺的人仍舊不為自己手所做的悔改，還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、不能聽、不能走，用金、銀、銅、木、石所造的偶像。21 他們也不為自己所犯的那些兇殺、邪術、淫亂、偷竊的事悔改。

第七個印揭開時，天上寂靜約有半小時。前幾章滿是雷聲、讚美和呼喊，此時突然的沉默反而更有力量。這令人想起上帝臨到審判前的肅靜，也像全宇宙屏息等待。審判不是供人興奮觀看的奇觀；面對罪與死亡，聖潔首先喚起的是敬畏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七位天使得到七枝號。號聲在聖經傳統中可用於召集、戰爭、神的顯現和警告。吹號之前，另有一位天使站在香壇旁，把眾聖徒的禱告與香一同獻在上帝面前。接著，壇上的火被倒在地上，引出雷轟、閃電與地震。這個次序極具牧養意義：地上的禱告並沒有消失在空氣中，它進入了天上的敬拜，並與上帝對世界的公義行動相聯。

前四枝號帶來地、海、江河與天體受損，並反覆出現「三分之一」。與七碗的全面性相比，號災仍具有局部、有限的特徵。它們像警報，宣告受造界正在承受罪惡秩序的後果，同時也給人悔改的間。這些圖像大量借用了出埃及災禍、先知審判與耶和華日子的語言，讀者首先應在聖經的象徵世界中理解它們。

第一枝號有冰雹與火；第二枝號像燃燒的大山落入海中；第三枝號有名叫「苦艾」的星墜落，使水變苦；第四枝號使日月星的三分之一昏暗。若把每一個畫面直接轉成現代武器或環境事件，很容易把經文縮小。約翰的圖像更廣：當人類與創造主對立，整個受造秩序都被牽連；沒有一個帝國能永遠把環境、經濟與生命，當作取之不盡的資源。

接著，空中的飛鷹宣告了三個「禍哉」，預報後三枝號的焦點將更直接落在人身上。第五枝號描寫深淵打開了，有煙遮蔽天空，有蝗蟲般的怪物出現。牠們混合戰馬、蠍子、人的臉、女人的頭髮、獅子的牙等形象，形成令人不安的怪獸圖像。這是啟示文學的特性——用象徵把邪惡的可怕與扭曲具體化。然而，牠們受制於界線：不僅不能傷害有上帝印記的人，折磨的時間也是有限的。

深淵之王名叫亞巴頓或亞玻倫，意思與毀滅相關。邪惡的真正性格在名稱中被揭開：它所帶來的終點是毀滅。這與羔羊的道路形成強烈對比。獸的權勢也許耀眼、可畏，最終卻消耗、吞吃、毀壞生命。

第六枝號釋放了在幼發拉底河附近的力量，因而出現龐大騎兵與死亡意象。對羅馬世界的讀者而言，幼發拉底河也許會喚起帝國東部邊界與帕提亞威脅的聯想。約翰把當代的恐懼納入更宏大的末世圖景中，藉此指出人所倚靠的安全秩序，其實十分脆弱。

第九章最後令人震驚之處，不只是災難本身，而是其餘的人仍不悔改。經文列出他們手所做的偶像，以及兇殺、邪術、淫亂和偷竊的事。號災具有警告功能，可是人仍抓住偶像。這揭露了罪的深度：苦難本身不會自動令人悔改。若人的心不轉向上帝，人在危機中可以反倒更緊抓自己的偶像。

因此，第八至九章以警號喚醒讀者；滿足對災難的好奇遠非其焦點。審判尚有限制，禱告仍在上帝面前，悔改的機會也仍然存在。讀者真正需要問的是：「號聲若在今天響起，我有甚麼需要悔改？」至於「這一號是否已經發生」，實不宜成為唯一的焦點。

思想：

禱告若良久未見結果，我們是否便覺得無用？香壇的異象提醒我們：忠心的祈禱已達到上帝面前。時間與方式屬祂，沒有一句呼求會失落。在危機來臨時，我們會更靠近上帝，還是更抓緊控制、金錢、怒氣或其他偶像？警號仍在響，正是因為終局尚未來到。上帝對我們的禱告彷彿沉默時，請別急著判定禱告沒有被聽見。把長久的祈求再次放到香壇前吧！若已知道自己該悔改甚麼，今天就回轉吧！不要把拖延養成習慣。

有些華人教會長期為城市、國家、家人與教會的前途祈禱，答案卻似乎遲遲未到。然而，第八章把這些無人看見的祈禱，放在天上的香壇前。祈禱同時也在塑造我們的公共見證，攔阻我們被憤怒吞沒，教我們在等待中仍為掌權者、受苦者與彼此不同的人守望。

主啊，求祢賜給我們敬畏的心。世界喧鬧時，教我們冷靜；警號響起時，催促我們悔改；禱告久候回應時，提醒我們：香已升到祢的面前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15 日
把書卷吃下去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10:1-11

1 我又看見另一位大力的天使從天降下，披著雲彩，頭上有彩虹，臉面像太陽，兩腳像火柱。2 他手裏拿著展開的小書卷。他右腳踏海，左腳踏地，3 大聲呼喊，好像獅子吼叫。呼喊完了，就有七個雷發出聲音。4 七個雷發聲後，我正要寫出來，就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：「七個雷所說的，你要封上，不可寫出來。」5 我所看見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舉起右手，6 指著創造天和天上之物、地和地上之物、海和海中之物、直活到永永遠遠的那位起誓，說：「不再有時日了。」7 但在第七位天使要吹號的日子，神的奧祕就要成全了，正如神向他僕人眾先知所宣告的。

8 我先前從天上所聽見的那聲音又吩咐我說：「你去，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開的小書卷拿過來。」9 我就走到天使那裏，對他說，請他把小書卷給我。他對我說：「你拿去，把它吃光。它會使你肚子發苦，然而在你口中會甘甜如蜜。」10 於是我從天使手中把小書卷接過來，把它吃光了，在我口中果然甘甜如蜜，吃了以後，我肚子覺得發苦。11 天使們對我說：「你必須指著許多民族、邦國、語言、君王再說預言。」

在第六枝號與第七枝號之間，再次出現插曲。約翰看見一位大力的天使從天降下，身披雲彩，頭上戴虹，臉如日頭，腳像火柱；一腳踏海，一腳踏地，帶出信息的普世幅度。天使手中拿著展開的小書卷，與第五章的書卷彼此呼應，敘事也由觀看審判轉入教會的先知使命。

七雷發聲時，約翰正要把話寫下來，卻被吩咐要封住。這是一條很重要的界線。《啟示錄》揭開許多奧祕，卻也明確留下未被公開的部分。上帝沒有把所有細節交給教會。成熟的閱讀，既知道何處可以說，也知道何處應當安靜；對未知過度自信，往往已走在經文的前面了。

天使向永活的創造主起誓說：「不再有時日了。」（這句話也可以理解為「不再耽延了。」當第七位天使即將吹號，上帝向眾先知所宣告的奧祕就要完成。這首先是給予受苦教會的盼望：歷史並不會無限期拖延下去。第五個印那句「要到幾時」的呼喊，就在這裏開始得到回答。

接著，約翰被吩咐拿過書卷並吃下。這一幕明顯承接《以西結書》第二至三章，當時先知也曾吃下書卷，然後向百姓宣告上帝的話。先知不能只站在外面分析信息；他要把上帝的話吃進體內。換言之，書卷要先成為他的一部分，才從他口中成為見證。

書卷在口中甜如蜜，吃下後肚子卻發苦。上帝的話之所以甜，是因為它揭示了祂的信實、國度與救恩；然而，同一信息也是苦的，因為它包含審判、苦難與見證的代價。真正的先知事奉很少只有甜。若一個人只享受解經的興奮，卻不願承受真理進入生命後的刺痛，那麼他仍只是站在書卷外面。

展開的書卷揭示：羔羊的得勝如何透過跟隨祂之人的見證進入世界。羔羊已經得勝，教會的角色則是沿著祂的道路作見證。第十章因此成為使命的轉折，而不應只被視為末世資訊的中場休息。讀者從觀看審判，被帶回「你要說甚麼？你要怎樣活？」的叩問中。

最後，約翰接到一個命令：「你必須指著許多民族、邦國、語言、君王再說預言。」這與全卷書的普世視野一致。上帝的話不只針對教會內部，也要面向萬民與權力中心。先知的信息既安慰受壓者，也向君王說真話。教會若只在安全空間裏談信仰，便削弱了見證的公共性。

「再說預言」也意味著使命尚未結束。第六枝號吹響後，世界仍未普遍悔改，但上帝並沒有立刻放棄人類。祂再次差遣見證。審判與宣教在《啟示錄》中彼此交織，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其中一個目的仍是呼召人轉向創造主。第十一章的兩個見證人，將會進一步演繹出這份使命。

思想：

我們今天讀經，是在研究一本書，還是在吃下上帝的話？試著選一句慢慢咀嚼，直到這句話進入今日的處境。是否有某段話帶著苦味（因它要求我們悔改、饒恕、等待或放下控制）？請不要跳過。苦味，有時正是醫治的開端。讀完後，用一句自己的話寫下：「這段經文要我今天怎樣活？」每讀完一段經文，都問兩件事：哪一句是甜的，催促感謝？哪一句是苦的，催促悔改或承擔？千萬不要偏食。

把書卷吃下去，也要求我們容許聖經挑戰自己的政治直覺、民族情感、消費習慣和教會立場。華人基督徒很容易只尋找那些支持原有判斷的經文。先知性的閱讀能讓上帝的話先審視我們，再由我們向世界說話；這份苦味能保守見證，不淪為替自己陣營背書。

主啊，求祢賜我們先知的心。願祢的話先進入我們的生命，再從我們的口中出來。保守我們不拿真理來炫耀知識；願我們的生命本身能成為見證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16 日
見證者倒下，國度仍然來臨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11:1-19

1 有一根蘆葦，像丈量的杖，賜給我；且有話說：「起來！將神的殿和祭壇，以及在殿中禮拜的人，都量一量。2 只是殿外的院子不用量，因為這是要給外邦人的；他們將踐踏聖城四十二個月。

3「我要賜權柄給我那兩個見證人，穿著粗麻衣說預言一千二百六十天。」4 他們就是那站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兩棵橄欖樹和兩個燈臺。5 若有人想要害他們，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噴出來，燒滅仇敵；凡想要害他們的都必須這樣被殺。6 這二人有權柄關閉天空，使他們說預言的日子不下雨；又有權柄使水變為血，並且能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害擊打大地。7 他們作完見證的時候，那從無底坑裏上來的獸要跟他們交戰，並且得勝，把他們殺了。8 他們的屍首將倒在大城的街道上；這城按著靈意叫所多瑪，又叫埃及，就是他們的主釘十字架的地方。9 從各民族、支派、語言、邦國中有人觀看他們的屍首三天半，又不許人把屍首安放在墳墓裏。10 住在地上的人會因他們而歡喜快樂，互相饋送禮物，因為這兩位先知曾使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。11 過了這三天半，有生命的氣息從神那裏進入他們裏面，他們就站起來；看見他們的人都大大懼怕。12 兩位先知聽見有大聲音從天上對他們說：「上這裏來。」他們就駕著雲上了天，他們的仇敵也看見了。13 正在那時候，地大震動，城倒塌了十分之一；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，其餘的都恐懼，歸榮耀給天上的神。

14 第二樣災禍過去了；看哪，第三樣災禍快到了。

15 第七位天使吹號，天上就有大聲音說：「世上的國已成了我們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的國了。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！」16 在神面前，坐在自己座位上的二十四位長老都俯伏在地上敬拜神，17 說：「今在昔在的主—全能的神啊，我們感謝你！因你執掌大權作王了。18 外邦發怒，你的憤怒臨到了。審判死人的時候也到了；你的僕人眾先知、眾聖徒及敬畏你名的人，連大帶小得賞賜的時候到了；你毀滅那些毀滅大地者的時候也到了。」

19 於是，神天上的聖所開了，在他聖所中，他的約櫃出現了；隨後有閃電、響聲、雷轟、地震、大冰雹。

第十一章延續第十章「你必須再說預言」的使命。約翰得到一根量度用的杖；他要量上帝的殿、祭壇和其中敬拜的人，卻不用量外院。在先知傳統中，量度可以象徵分別、保守或審判。在這裏，最重要的是宣告上帝知道誰屬於祂；計算建築尺寸，不能取代這個重心。即使聖城受到踐踏，敬拜群體仍在祂的關注之中。

「四十二個月」、「一千二百六十天」、「三年半」等時間形式，在《但以理書》和後來的啟示文學中，常象徵一段有限的壓迫期。數字把苦難置於界線之內。逼迫可能猛烈，卻不是無期限。這個觀念與士每拿的「十日患難」，以及第五個印的「再安息片時」彼此呼應。上帝沒有否認苦難，但祂宣告苦難會有終點。

兩位見證人穿著麻衣說預言，他們被稱為兩棵橄欖樹和兩個燈臺，這明顯承接了《撒迦利亞書》第四章的意象，又帶著摩西與以利亞的先知形象。解經史上對這二人的身分有不同的理解，但由於「燈臺」在第一章中已代表教會，所以本段至少清楚地把他們塑造成上帝子民在世界中作見證的形象。

兩位見證人的力量，並非用來建立自己的帝國。他們的工作是說預言，宣告上帝的真理。敘事最後甚至容許獸從無底坑上來，攻擊、勝過並殺害他們。這個「勝過」很諷刺。從地上的眼光來看，獸似乎贏了；然而從《啟示錄》的羔羊神學來看，被殺的忠信見證者正沿著基督的道路前行。第五章已經教讀者重新理解勝利，而本章則把這個原則放進教會使命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他們的屍首倒在「大城」的街上；大城象徵性地叫所多瑪和埃及，也就是他們的主被釘十字架之處。不同城市的名字被疊加，形成一幅神學地圖：所多瑪代表敗壞，埃及代表奴役，耶路撒冷則喚起拒絕先知與釘死主的歷史。約翰藉由多重城市的意象，描繪出一個抵擋上帝見證的世界秩序；地理定位，只是其表層而已。

地上的人因兩位先知的死亡而歡喜，彼此送禮，因為他們的信息曾使人不安。真正的先知話語，常會擾亂人的自我安慰。世界喜歡宗教提供祝福，卻不一定歡迎宗教揭露偶像與不義。然而，歡慶只維持短暫的時間。上帝的生命氣息進入見證人裏面，他們就站起來，隨後升到天上。故事重演了基督的模式：見證、受害、平反、升高。

隨後地震臨到，城的一部分倒塌，其餘的人都很恐懼，便把榮耀歸給天上的上帝。這與前面那些在號災後仍不悔改的人形成一點差異；見證人的受死與復起，帶出了某種承認上帝的反應。因此，教會參與上帝國度的方式，便集中在忠信見證，甚至包括受苦的見證。羔羊的勝利，透過跟隨祂的人讓世界看見。

第七位天使吹號時，天上大聲宣告：「世上的國已成了我們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的國了。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！」這是全章的高峰。地上剛剛看見獸殺死見證人，天上卻宣告國度屬於上帝和基督。這兩個場景同時存在，而教會要學會用天上的宣告來解讀地上的新聞。二十四位長老俯伏敬拜，稱頌全能者開始掌權，並提到審判、賞賜僕人和「毀滅那些毀滅大地者」。這句話帶有深刻的創造倫理。上帝的審判不只是宗教性的，也針對摧毀受造界與生命的力量。最後，天上的殿打開了，約櫃顯現了。約櫃代表上帝的約與同在，為接下來第十二章的新異象提供背景：即使龍發怒，上帝的約仍在。

思想：

我們是否把「有果效」當作忠心的唯一證明？兩位見證人曾倒下，看似全然失敗；然而，天上的視角把他們寫進國度得勝的故事中。今天若有真話應當說，求主賜溫柔與勇氣。見證無須故意惹人厭，也不為自己爭面子；它把上帝的真實帶進處境。若我們在一件被誤解的事上耗盡力氣，就試著去分辨：哪些需要澄清，哪些可交給主。忠心作見證，是我們的責任；最後的平反，交在祂手中。

當公共表達空間收窄，或群體氣氛高度對立時，見證不等於聲音最大。它也可能是拒絕轉發未查證的消息，在眾人沉默時保護被欺負的人，在壓力下仍誠實地工作，或在不同立場的人面前保留人的尊嚴。先知性的見證有勇氣，也有羔羊的語氣。

主啊，當我們只看見獸彷彿得勝，求祢叫我們聽見第七枝號的宣告：「世上的國終必歸祢。」願我們忠心見證，不以短期結果去衡量一切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17 日
龍的憤怒與羔羊的得勝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12:1-17

1 天上出現了一個大兆頭：有一個婦人身披太陽，腳踏月亮，頭戴十二顆星的冠冕；2 她懷了孕，在生產的陣痛中疼痛地喊叫。3 天上又出現了另一個兆頭：有一條大紅龍，有七個頭十個角；七個頭上戴著七個冠冕。4 牠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把它們摔在地上。然後龍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，等她生產後要吞吃她的孩子。5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，就是將來要用鐵杖管轄萬國的；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和他寶座那裏去。6 婦人就逃到曠野，在那裏有神給她預備的地方，使她在那裏被供養一千二百六十天。

7 天上發生了爭戰。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作戰，龍同牠的使者也起來應戰，8 牠們都打敗了，天上再也沒有牠們的地方。9 大龍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但，是迷惑普天下的；牠被摔在地上，牠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10 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：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國度，和他所立的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。因為那個在我們神面前、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，已經被摔下去了。11 弟兄勝過那條龍是因羔羊的血，和因自己所見證的道。雖然至於死，他們也不惜自己的性命。12 所以，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們都快樂吧！只是地和海有禍了！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，就氣憤憤地下到你們那裏去了。」

13 龍見自己被摔在地上，就迫害那生男孩子的婦人。14 於是有大鷹的兩個翅膀賜給婦人，讓她能飛到曠野，到自己的地方，躲避那蛇。她在那裏受供養一載二載半載。15 蛇在婦人背後，從口中噴出水來，像河一樣，要將婦人沖走。16 地卻幫助了婦人，開口吞了從龍口噴出來的水。17 於是龍向婦人發怒，去與她其餘的兒女作戰，就是與那些遵守神命令、為耶穌作見證的。18 那時龍站在海邊沙灘上。

第十二章開始了《啟示錄》另一個大型異象段落。天上出現一個大異象：一個婦人披著太陽，腳踏月亮，頭戴十二顆星的冠冕，正經歷生產之苦；接著出現另一個異象：一條大紅龍，有七個頭和十個角，等著吞吃那婦人將要生下的孩子。圖像宏大而濃縮，把以色列、彌賽亞、上帝子民與撒但的衝突，放在同一幅畫面中。

婦人的身分不能只縮成一個歷史人物。她帶著《創世記》中約瑟的夢境，以及先知書中錫安婦人的意象，也與後來第 17 節「其餘的兒女」相連。較完整的理解，是把她看作產生彌賽亞、並延續為上帝子民群體的象徵。她的孩子「用鐵杖管轄萬國」，這明顯引用自《詩篇》第二篇，指向彌賽亞耶穌。

這段故事對耶穌地上的生平幾乎一筆帶過：孩子出生後，隨即被提到上帝和祂的寶座那裏。約翰把基督的升高放進宇宙衝突之中，焦點因此超過對福音書故事的重述。龍想吞吃孩子，卻失敗了。十字架與復活已經決定戰局。這也構成了全段的神學基礎：基督末世性的勝利已經贏得，世界雖仍有抵抗，但結局的方向已被確立。

天上接著爆發爭戰。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，龍被摔在地上。龍被清楚解釋為古蛇、魔鬼、撒但，牠迷惑普天下，又控告弟兄。這一連串名字把創世記的蛇、猶太傳統中的控告者與末世敵對者連在一起。邪惡不只是抽象的制度，也具有屬靈與人格性的敵對面向。

天上的聲音解釋了得勝的原因：「弟兄勝過那條龍是因羔羊的血，和因自己所見證的道。雖然至於死，他們也不惜自己的性命。」這可能是全卷書最清楚的門徒得勝公式。勝利首先來自羔羊的血，而信徒的見證則參與其中。教會不靠龍的方式打敗龍；若為了保護信仰而學會控告、欺騙與暴力，便是在方法上被龍塑造了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撒但被摔下後，天上歡喜，地上卻有「禍哉」，因為魔鬼知道自己時候不多，就大大發怒。龍在地上越發猛烈，不代表牠正在得勝；在約翰的異象裏，牠的暴怒正因牠敗局已定、時日無多。因此，受壓的教會不能用邪惡的音量來判斷戰局。

龍追趕婦人，婦人卻得到大鷹的兩個翅膀，飛到曠野，在那裏被養活。曠野在聖經中具有雙重意義：它既是危險之地，也是出埃及後上帝供應、塑造子民的地方。教會在世界中也可能經歷這種曠野處境：缺少熟悉的保障，卻在其中學習依靠上帝的供應。

龍從口中吐水如河，要把婦人沖走，地卻幫助她，吞下了河水。從異象可見，上帝的保守並不限定於一種方式。祂可以使用受造界、歷史轉折和意想不到的途徑來保存祂的子民。保守不代表沒有追趕，而是在追趕中仍沒有被龍吞滅。

本章最後，龍向婦人其餘的兒女發怒，就是那些遵守上帝誡命、為耶穌作見證的人。這部分把宇宙異象直接帶回普通信徒的生活中。教會的日常順服與見證，原來是處於一場更大的爭戰之中。忠心絕非小事。當一個人拒絕說謊、拒絕偶像，並持守愛與真理，他就正站在羔羊這一邊。

本章也揭露了「控告」是龍的重要工作。聖靈的責備指出人具體的罪，引導人悔改，並回到恩典之中；控告卻常把人的整個身分判死，使人覺得再無出路。羔羊的血回答控告：救恩的根基在於基督，而不在於我們完美的表現。

這也對教會內部語言提出挑戰。若一個群體習慣用羞辱、貼標籤與公開處刑式的方式來對待犯錯者，即使口中維護真理，其實也可能正在使用龍的語言。真理需要清楚，悔改需要真實，處理罪也需要以恢復與聖潔為目的。婦人在曠野被養活的異象提醒我們，上帝常在缺乏中塑造子民。曠野，不是上帝不在場的證據。

思想：

邪惡聲勢浩大時，我們是否便認定上帝正在失敗？第十二章提醒我們：龍的憤怒，恰恰是因為牠知道自己時日無多。因此，我們不要用音量來判斷誰在掌權。「羔羊的血」和「自己所見證的道」也追問我們：自己的見證是否帶著羔羊的形狀？我們是否一面宣稱真理，一面卻以控告和羞辱傷人？壓力沉重時，試著少問一句「敵人為何這麼強」，多問一句「上帝今天預備了哪一處曠野供應？」那也許是一位朋友、一段安靜，或是一個小群體。接受供應，也是信心。

今日網絡世界很擅長控告。截圖、標籤、群體圍攻，以及用一句話來定義一個人，常在政治與教會爭論中出現。第十二章提醒我們，要警醒自己的語言來源。我們在維護真理時，仍保留人的尊嚴；在指出錯誤時，仍留下悔改與恢復的路。這樣，就是拒絕學習龍的聲音。

主耶穌，求祢保守我們在爭戰中仍然像祢。進入曠野時，賜下每日供應；控告聲四起時，提醒我們：救恩建立在祢的血上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18 日　當權勢要求敬拜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13:1-18

1 我又看見一隻獸從海裏上來，有十個角七個頭；在十個角上戴著十個冠冕，七個頭上有褻瀆的名號。2 我所看見的獸，形狀像豹，腳像熊的腳，口像獅子的口。那條龍將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牠。3 我看見獸的七個頭中，有一個似乎受了致命傷，那傷卻醫好了。全地的人都很驚訝，跟從了那隻獸。4 他們都拜那條龍，因為牠把自己的權柄給了獸；又拜那隻獸，說：「誰能比這隻獸，誰能與牠交戰呢？」

5 龍又賜給那隻獸說誇大褻瀆話的口，又賜給牠權柄可以任意行事四十二個月。6 那獸就開口向神說褻瀆的話，褻瀆神的名和他的帳幕，就是那些住在天上的。7 牠又被准許與聖徒作戰，並且得勝，也賜給牠權柄，可以制伏各支派、各民族、各語言、各邦國。8 凡住在地上、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羔羊的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牠。9 凡有耳朵的都聽吧！10 該被擄掠的，必被擄掠；該被刀殺的，必被刀殺。在此，聖徒要有耐心和信心。

11 我又看見另一隻獸從地裏上來。牠有兩個角如同羔羊，說話好像龍。12 牠在第一隻獸面前施行第一隻獸所有的權柄，並且使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致命傷被醫好了的第一隻獸。13 這隻獸又行大奇事，甚至在人面前使火從天降在地上。14 牠得了權柄在第一隻獸面前能行奇事，迷惑住在地上的人，告訴他們要為那受過刀傷還活著的獸造個像。15 又有權柄賜給牠，讓那隻獸的像有生氣，並且能說話，又使所有不拜獸像的人都被殺害。

16 牠又使眾人，無論大小、貧富，自主的、為奴的，都在右手上，或是在額上，打一個印記；17 這樣，除了那有印記，有獸的名或有獸名數字的，都不得買或賣。18 在此，要有智慧：讓有悟性的人解開獸的數目吧，因為這是一個人的數字，那數字是六百六十六。

第十二章的龍站在海邊，第十三章便有一隻獸從海裏上來。牠有七個頭和十個角，其形象結合了《但以理書》第七章那幾個帝國獸的特徵。約翰把羅馬描繪成先前暴虐帝國的綜合體，甚至在形象上與大紅龍相似。這個象徵把政治權力放到屬靈層面解讀：當國家把自己絕對化，要求人給它只屬上帝的忠誠，它便呈現獸性。

龍把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海獸。世人因驚奇而跟從獸，又敬拜龍和獸，說：「誰能比這隻獸，誰能與牠交戰呢？」這是一種政治神學的反面版本。第四至五章問：誰配得敬拜，第十三章則展示錯誤的答案。真正的爭戰核心落在敬拜歸誰；符號多麼神祕乃居於其次。

海獸有一個頭似乎受了致命傷，卻又被醫好了，這是在刻意模仿羔羊「被殺卻活著」的形象。邪惡常以仿冒工作：借用救贖、和平、神蹟與權柄的外貌，把人的驚奇帶向錯誤的敬拜。龍與兩隻獸（海獸和陸獸）共同形成一套黑暗的仿冒；因此，分辨時，不能只看外表是否像真理。

海獸褻瀆上帝，與聖徒爭戰，並在各支派、各民族、各語言、各邦國上有權柄。經文說牠只是「得以」這樣行，這再次限制其權力的來源與時間。「四十二個月」表示其權勢是有界線的。聖徒要以忍耐和信心回應，而不幻想自己從此完全不會受傷。在獸性權力面前，忍耐本身就是抵抗。

第二隻獸從地裏上來，有兩個角如同羔羊，說話卻好像龍。牠的外表像羔羊，聲音卻暴露出真正的來源。這幅圖像特別適合用來辨識宗教與宣傳權力：一個制度可以使用敬虔、道德、和平，甚至救贖性的語言，最後卻把人導向對權力的崇拜。從亞細亞的社會歷史處境來看，地獸與地方精英、皇帝崇拜及其政治宗教網絡有著緊密的聯繫；對帝國的忠誠滲入治理、商業、節慶與家庭生活之中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地獸行神蹟、迷惑人，又製造獸像，要求眾人敬拜。因此，真正與虛假的分界不能只靠「有沒有能力」或「有沒有神奇現象」來判定。耶穌和使徒傳統早已警告：神蹟本身不等於真理。《啟示錄》給出的判準仍然是：牠把人帶向誰？牠的聲音像羔羊，還是像龍？

獸的印記落在眾人的右手或額上，沒有這印記的人便不能做買賣。這與第七章中上帝僕人的印形成對照。「右手」可聯想到行動，「額頭」則可聯想到公開的身分與思想。至少在象徵層面，印記代表對「獸的秩序」之歸屬，也涉及經濟的參與。忠誠，不會只出現在禮拜堂裏，也會進入買賣、工作與日常的選擇之中。

「六百六十六」歷來引發許多猜測。以字母數值計算，「尼祿凱撒」可以對應 666，而部分抄本上的 616 也可配合另一種拼法；因此，尼祿與羅馬皇權是很有力的第一世紀背景。不過，獸的象徵超過單一皇帝。經文要的是「智慧」，即辨認把人類權力神化的獸性模式，而非追逐每一代的新密碼。

第十三章真正的問題因此顯得非常現代：當政治、經濟、宗教或文化力量要求我們交出無條件的忠誠時，教會是否能夠辨識？當「不能買賣」成為壓力時，信仰是否還能進入金錢的選擇之中？當假羔羊使用漂亮的語言時，我們是否聽得出那是龍的聲音？

思想：

我們容易被甚麼樣的力量迷住？效率、成功、民族榮耀、領袖魅力與科技能力，都可能被抬高到近乎敬拜的位置。第十三章呼召我們，必須把終極的忠誠留給上帝。今天，我們暫且不猜 666 究竟對應誰，而是先問一個更貼身的問題：我們的手（行動）與額頭（思想）正被甚麼所塑造？我們的思想與行動是否日漸像羔羊？也許在面對一則煽動性的訊息時，我們先不轉發；試著先去查驗、禱告，並分辨它正在喚起甚麼情緒與忠誠。今天，讓我們先檢查自己的忠誠。消費、工作、資訊來源和群體認同，是否要求我們閉眼、噤聲，甚至把人當作工具？求主賜下智慧，使我們不僅能看穿那「像羔羊」的外表，也能聽出龍的聲音。

華人教會需要特別警醒：民族情感、政治立場與文化認同，都可以有其位置；然而，一旦它們要求我們為「自己人」而合理化了謊言、羞辱、仇恨或對弱者的犧牲，就已經越過忠誠的界線了。特別是對海外華人而言，他們可能同時被原鄉政治與所在國政治所拉扯。《啟示錄》讓我們反思的問題始終是同一個：我們能否愛自己的群體，卻不把它變成偶像？

主啊，求祢賜下智慧，叫我們能分辨出那披著良善外衣、口中卻說龍話的聲音。因忠心而要付經濟代價時，求祢賜下勇氣；被群體熱情推著走時，求祢保守我們仍會追問：「誰才配得敬拜？」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19 日
跟隨羔羊到底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14:1-20

1 我又觀看，看見羔羊站在錫安山，和他在一起的有十四萬四千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親的名寫在額上。2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，像眾水的聲音和大雷的聲音，我所聽見的聲音好像琴師所彈的琴聲。3 他們在寶座前，和在四活物及眾長老前唱新歌，除了從地上買來的那十四萬四千人以外，沒有人能學這歌。4 這些人未曾沾染婦女，他們原是童身。羔羊無論往哪裏去，他們都跟隨他。他們是從人間買來的，作為初熟的果子歸給神和羔羊。5 在他們口中找不出謊言，他們是沒有瑕疵的。

6 我又看見另一位天使在空中飛翔，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各邦國、各支派、各語言、各民族。7 他大聲說：「要敬畏神，把榮耀歸給他，因為他施行審判的時候已經到了。要敬拜那創造天、地、海和水源的主。」

8 另有第二位天使接著說：「傾覆了！那曾叫列國喝淫亂、烈怒之酒的大巴比倫傾覆了！」

9 另有第三位天使接著他們，大聲說：「若有人拜那隻獸和獸像，在額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記，10 他也必喝神烈怒的酒；這酒是斟在神憤怒的杯中的純酒。他要在聖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與硫磺之中受痛苦。11 使他們受痛苦的煙往上冒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那些拜獸和獸像，受了牠名字的印記的人，晝夜不得安寧。」

12 在此，遵守神命令和堅信耶穌真道的聖徒要有耐心。

13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：「你要寫下：從今以後，在主裏死去的人有福了。」聖靈說：「是的，他們要從自己的勞苦中得安息，因為工作的成果永隨著他們。」

14 我又觀看，看見有一片白雲，雲上坐著一位好像是人子的，頭上戴著金冠冕，手裏拿著鋒利的鐮刀。15 另有一位天使從聖所出來，向那坐在雲上的大聲喊著：「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吧，因為收割的時候已經到了，地上的莊稼已經熟透了。」16 於是那坐在雲上的把鐮刀向地上揮去，地上的莊稼就收割了。

17 另有一位天使從天上的聖所出來，他也拿著鋒利的鐮刀。18 另有一位天使從祭壇出來，是有權柄管火的，向那拿著鋒利鐮刀的大聲喊著說：「伸出鋒利的鐮刀來，收取地上葡萄樹的果子，因為葡萄熟透了。」19 那天使就把鐮刀向地上揮去，收取了地上的葡萄，扔進神憤怒的大酈酒池裏。20 那酈酒池在城外被踹踏，有血從酈酒池裏流出來，漲到馬的嚼環那麼高，約有一千六百斯他迪那麼遠。

第十三章以獸的印記和 666 結束，第十四章則立刻把另一個記號放在讀者眼前：羔羊站在錫安山，和祂在一起的有十四萬四千人，他們的額上都寫著羔羊的名和祂父親的名。這是有意的對照。當世界好像被獸所控制時，約翰卻再次看見一群沒有失去身分的人。真正的問題，仍是關乎歸屬。

錫安在舊約中是上帝王權、聖殿與救恩的象徵。羔羊站在錫安，宣告祂才是真正的王。這十四萬四千人唱新歌，而這首歌只有被贖的人才能學。由此看來，敬拜與生命經歷是彼此相連的。有些歌，是只有走過救贖的人才真正懂得唱。天上的敬拜是被恩典塑造後的回應，當中沒有表演的意味。

經文這樣說他們：「羔羊無論往哪裏去，他們都跟隨他。」這一句很可能是本段最直接的門徒定義。跟隨羔羊意味著走祂的路，單單接受一套末世知識還遠遠不夠。羔羊的路，必然經過見證、捨己、十字架和復活。這十四萬四千人被稱為「初熟的果子」，表明他們屬於上帝，也預示著將有更大的收成。

「未曾沾染婦女」需要放在《啟示錄》以淫亂象徵為偶像崇拜、屬靈不忠的語境中來閱讀。這群人的「貞潔」指向對羔羊專一的忠誠，不宜讀成對婚姻或女性的貶抑。第十四章所關心的，是上帝子民沒有與巴比倫的淫亂同流，仍然跟隨羔羊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接著有三位天使宣告信息。第一位有永遠的福音，要傳給住在地上的各邦國、各支派、各語言、各民族。他呼召人要敬畏上帝，把榮耀歸給祂；又要敬拜那創造天、地、海和水源的主。福音在這裏帶有創造與審判的公共宣告：世界屬於創造主，所以任何獸性權力都沒有資格要求終極敬拜。

第二位天使宣告巴比倫傾覆了。本章先提前說出巴比倫的結局，而第十七至十八章才會對它作詳細的描寫。啟示文學常以未來的確定性來改變現在的忠誠：巴比倫目前也許繁華耀眼，但它的終局已被宣告。因此，信徒不必把自己的生命，投資在注定傾倒的秩序上。

第三位天使警告那些敬拜獸並受了牠印記的人，必然要面對上帝的審判。隨後，他敘事說：「那些遵守上帝命令和堅信耶穌真道的聖徒要有耐心。」這句話把宏大的天使宣告，落回到信徒的生活。末世智慧落在遵守誡命、持守對耶穌的忠誠；掌握最多祕密，並不能證明成熟。

「從今以後，在主裏死去的人有福了。」對可能殉道的教會而言，這是一句極深的安慰。他們可以歇了自己的勞苦，而所作的工也隨著他們。死亡不能抹去忠心的工作；很多事在人死後看似已結束，上帝卻保存它們的果效與記念。

本章最後呈現一幅地上收割與酒醡的圖像。收割可以包含聚集與審判，而酒醡則明顯表達審判的嚴肅。血流成河的圖像非常強烈，但讀者需要記住：全卷書的審判者仍然是被殺的羔羊。這種語言一方面宣告那長期被壓抑的邪惡終必被上帝處理，另一方面也阻止信徒把審判讀成報復快感。

思想：

今天最值得記住的，也許是這句話：「羔羊無論往哪裏去，他們都跟隨他。」若羔羊帶我們到不方便、不受歡迎卻忠信的地方，我們願意去嗎？請問問自己：我們的額上寫著甚麼？別人從優先次序、消費、語言與選擇中，能看出我們屬於誰嗎？我們今天最想跟隨甚麼？跟隨潮流、群體情緒、利益，還是羔羊？請選一個具體的生活場景，問自己：「若羔羊走向這裏，我的下一步會有何不同？」

我們跟隨羔羊有時，會碰到華人文化最重視的幾件事：面子、穩定、家庭的期待、職業的前途，以及下一代的成就。選擇誠實，可能會失去機會；選擇守住信仰群體，可能會降低效率；選擇照顧弱者，可能會減慢自己的上升。第十四章問我們：無論羔羊往哪裏去，我們也願意跟隨？

主耶穌，求祢賜我們一顆單純跟隨的心。巴比倫繁華時，提醒我們它的終局；忠心未見回報時，提醒我們：所作的工在祢面前不會消失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20 日
摩西與羔羊之歌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15:1-16:21

15:1 我看見在天上有另一兆頭，大而且奇，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種災難，因為神的烈怒在這七種災難中發盡了。
2 我看見彷彿有攙雜火的玻璃海；又看見那些勝了那獸和獸像，以及牠名字的數字的人，都站在玻璃海上，拿著神的豎琴。3 他們唱神僕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，說：「主—全能的神啊，你的作為又偉大又奇妙！萬國之王啊，你的道路又公義又真實！4 主啊，誰敢不敬畏你，不把榮耀歸於你的名？因為只有你是神聖的。萬民都要來，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你公義的作為已經彰顯了。」
5 此後，我看見在天上那存放法櫃的聖所開了。6 那掌管七種災難的七位天使從聖所出來，穿著潔白明亮的細麻衣，胸間束著金帶。7 四個活物中，有一個把盛滿了活到永永遠遠之神烈怒的七個金碗給了那七位天使。8 聖所中充滿了神的榮耀和權能而來的煙。沒有人能進入聖所，直等到那七位天使降完了七種災難。
16:1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聖所裏出來，向那七位天使說：「你們去，把盛著神烈怒的七碗傾倒在地上。」
2 第一位天使去，把碗傾倒在地上，就有又臭又毒的瘡生在那些有獸的印記和拜獸像的人身上。
3 第二位天使把碗傾倒在海裏，海就變成像死人的血一樣，海裏所有的活物都死了。
4 第三位天使把碗傾倒在河流和水源裏，水就變成血了。5 我聽見掌管眾水的天使說：「昔在、今在的聖者啊，你做的判斷公義；6 因他們曾流過聖徒與先知的血，現在你給他們血喝，這是他們該受的。」7 我又聽見祭壇中有聲音說：「是的，主—全能的神啊，你的判斷又真實又公義！」
8 第四位天使把碗傾倒在太陽上，使太陽可用火烤人。9 人被炎熱所烤，就褻瀆那有權掌管這些災難的神的名，他們沒有悔改，也沒有把榮耀歸給神。
10 第五位天使把碗傾倒在獸的座位上，獸的國就變成黑暗。人因疼痛而咬自己的舌頭；11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瘡，就褻瀆天上的神，也沒有為他們的行為悔改。
12 第六位天使把碗傾倒在大幼發拉底河上，河水就乾了，為要給從日出之地所來的眾王預備道路。13 我又看見三個污穢的靈，好像青蛙，從龍的口、獸的口和假先知的口中出來。14 他們本是鬼魔的靈，施行奇事，到普天下眾王那裏去，召集他們在全能者神的大日子作戰。15 看哪，我來像賊一樣。那警醒、穿著衣服的人有福了；他不至於赤身而行，給人看見他的羞恥。16 於是，那三個鬼魔把眾王聚集在希伯來話叫作哈米吉多頓的地方。
17 第七位天使把碗傾倒在空中，就有大聲音從聖所的寶座上出來，說：「成了！」18 又有閃電、響聲、雷轟、大地震，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、這樣厲害的地震。19 那大城裂為三段，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。神記起了大巴比倫城，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她。20 各海島都逃避了，眾山也不見了。21 又有大冰雹從天掉落在人身上，每一個約重一他連得，以致人因冰雹的災難而褻瀆神，因為那災難太大了。

第十五章提到七位天使拿著最後的七災，因為「神的烈怒在這七種災難中發盡了」。在審判全面展開之前，約翰先看見另一個敬拜場景：有玻璃海，其中摻著火，那些勝過獸、獸像和牠名字數字的人站在海旁，拿著上帝的琴，唱著摩西之歌和羔羊之歌。

這幅圖像把《出埃及記》帶進終末。以色列人過紅海後唱摩西之歌，慶祝上帝擊敗了奴役他們的法老權勢；《啟示錄》的得勝者也站在海旁唱歌。新出埃及的敵人不再只是埃及，也是獸與巴比倫代表的整個偶像權力體系；而救贖的中心則是羔羊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「摩西之歌」與「羔羊之歌」放在一起，說明上帝在基督裏的救恩已承接並完成舊約的救贖故事。歌曲稱頌全能上帝的作為偉大奇妙，道路公義真實；祂是萬國之王，萬民最終要來敬拜祂。審判的目的，在這裏被放進上帝的聖潔、公義與萬國敬拜中理解。

隨後，天上的殿開了。七位天使穿著潔白光明的細麻衣，接過盛滿上帝烈怒的金碗。殿中充滿了上帝榮耀和能力的煙，所以沒有人能進去，直到七災完畢。這讓人想到西奈山與聖殿奉獻時，神榮耀充滿的場景。審判出於聖潔上帝的決定，宇宙仍在祂的主權中。

第十六章記載七碗依次倒下：瘡、海變血、江河變血、日頭灼熱、黑暗、幼發拉底河乾涸，以及最後的大地震與冰雹，這七災顯然與出埃及災禍及前面的號災相呼應。然而，與號災不同的是，號災範圍多次只有三分之一，而七碗則呈現更完整的終局性。警告階段正在走向完成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人多次因災難而褻瀆上帝，「仍不悔改」。這與第九章的結尾形成呼應。審判揭露人的心，也揭露偶像的頑固。苦難沒有神奇地製造出敬虔。若人持續把上帝看成敵人，即使看見自己所倚靠的秩序崩塌，也可能只會更深地反抗。

第六碗使幼發拉底河乾涸，龍、獸和假先知的口中有污穢的靈出去迷惑列王，把他們聚集在哈米吉多頓。這個名字喚起舊約戰爭與終末衝突的記憶。經文更關心世界權力如何被欺騙、並聚集起來抵擋上帝；它沒有提供一張可以直接套用的現代軍事地圖。

就在戰爭集結的畫面中，基督插入一句：「看哪，我來像賊一樣。那警醒、穿著衣服的人有福了。」宏大的末世場景突然轉成個人倫理。讀者最需要做的仍是警醒並保持衣服，也就是保持身分與忠誠。末世信息的目的，始終是塑造生活。

第七碗倒下時，寶座有聲音說：「成了！」大巴比倫被記念，列國城市倒塌。這為第十七至十八章詳細審判巴比倫預備道路。第十五至十六章的七碗雖沉重，但它們被「摩西之歌」與「羔羊之歌」所包圍。對上帝的子民而言，終局是一場新的出埃及。從奴役權勢得自由，並在玻璃海旁敬拜；災難本身從來不是終點。

思想：

讀災難經文時，華人教會要抵抗一種衝動，那就是把別人的苦難迅速解釋成上帝的刑罰。地震、疫情、戰爭或社會危機，首先把受傷的人帶到我們面前。敬畏上帝會催促悔改，同時也會催促憐憫、援助與代禱；在苦難中的人需要的是陪伴，而不是輕率的屬靈判詞。

我們需要反思自己是容易恐懼、好奇、幸災樂禍，還是心生敬畏？第十五章先給一首歌，催促我們在上帝公義與救贖的故事中理解審判。我們是否有一種習慣，在多次提醒後仍拒絕悔改？「仍不悔改」是第十六章最沉重的句子之一。外界消息混亂時，抓住中間那句命令：警醒。今天，我們要守住一件屬靈衣裳，即是誠實、節制、禱告或憐憫，絕不因喧鬧而脫下。

主啊，求祢在我們心中完成新的出埃及，領我們脫離轄制人的偶像，也保守我們警醒。世界以哈米吉多頓般的聲音催人恐慌時，叫我們仍聽見羔羊之歌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21 日
繁華城的杯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17:1-18

1 拿著七個碗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前來對我說：「來，我要讓你看那坐在眾水之上的大淫婦所要受的懲罰；2 地上的君王都曾與她行淫，住在地上的人也喝醉了她淫亂的酒。」3 我在聖靈感動下，被天使帶到曠野去，我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；那隻獸有七個頭十個角，遍體有褻瀆的名號。4 那女人穿著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寶石、珍珠作妝飾，手拿著金杯，杯中盛滿了可憎之物和她淫亂的污穢。5 在她額上寫著奧祕的名字，說：「大巴比倫，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」6 我又看見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為耶穌作見證的人的血。我看見她，非常詫異。7 天使對我說：「你為甚麼詫異呢？我要把這女人和馱著她那七頭十角的獸的奧祕告訴你。8 你曾看見的獸，以前有，現在沒有，將來要從無底坑裏上來，又歸於沉淪。凡住在地上、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人看見那隻獸都要詫異，因為牠以前有，現在沒有，以後再有。9 在此要有智慧的心思：那七個頭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；他們又是七個王，10 五個已經倒了，一個還在，一個還沒有來到；他來的時候必須只暫時停留。11 那以前有、現在沒有的獸就是第八個，他也和那七個同列，正歸於沉淪。12 你曾看見的那十個角就是十個王；他們還沒有得到國度，但他們要和那隻獸同得權柄作王一個時辰。13 他們同心把自己的能力權柄交給那隻獸。14 他們將與羔羊作戰，羔羊必勝過他們，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、萬王之王，而同羔羊在一起的是蒙召、被選、忠心的人。」

15 天使又對我說：「你所看見那淫婦坐的眾水，就是許多民族、人民、邦國、語言。16 你所看見的那十個角與獸必恨這淫婦，他們要使她孤獨赤身，又要吃她的肉，用火將她燒盡。17 因為神使諸王同心執行他的旨意，把他們自己的國交給那隻獸，直等到神的話都應驗了。18 你所看見的那女人就是管轄地上眾王的大城。」

七碗之後，有一位天使帶約翰去看「大淫婦」的審判。她坐在眾水之上，也坐在朱紅色的獸上，穿著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，以金子、寶石和珍珠為妝飾，手拿著金杯。這個畫面華麗得幾乎令人目眩，然而杯中盛滿了可憎之物。約翰要讀者學習辨識一種危險：罪惡秩序往往在看起來成功、富麗、值得羨慕時最有誘惑力，其猙獰面貌反倒容易辨認。

她的額上寫著名字：「大巴比倫」。第一世紀的讀者熟悉舊約中的巴比倫——那是一座摧毀耶路撒冷、使上帝子民被擄的帝國城市。到了約翰時代，這個名字成為理解羅馬的先知性代號。那七座山、掌管地上眾王的大城，以及帝國奢華與政治力量，都令羅馬成為這幅圖像最直接的歷史背景。同時，巴比倫的象徵又超過一座城市，代表一切以權勢、奢華與偶像吸引列國的帝國模式。

這婦人坐在「眾水」之上，隨後天使解釋眾水為各民族、群眾、國家和語言。她的力量是國際性的。羅馬帝國把不同地區納入政治、軍事與經濟網絡，並把自己的秩序描寫成文明與和平。約翰卻從天上的視角揭露其中另一面：權力可以以繁榮為包裝，把各地資源集中到中心，也要求城市以敬拜和忠誠回應帝國恩惠。

這婦人又醉於聖徒和耶穌見證人的血。奢華與暴力在同一個身體上出現。這是《啟示錄》對帝國最深刻的洞察之一：在華美的城市景觀背後，可能藏著被犧牲的人。若只看勝利者的建築與商品，人容易歌頌繁榮；若從受害者的位置觀看，同一套秩序可能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樣貌。

約翰看見這婦人，就「非常詫異」。天使反問他為何驚奇，然後開始解釋獸與七頭十角的奧祕。這一幕像在提醒讀者：連先知也可能被權勢的華美所震懾，需要天上的解釋來重新看清。屬靈的分辨力不是天生免疫的，教會也需要不斷被上帝的話教育，才不至於把看起來強盛的東西，自動等同於值得追隨的對象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「七個頭」被解釋為七座山，同時也與七個王相聯。「七山之城」使第一世紀的讀者自然想到羅馬。至於七個王如何逐一對應皇帝，歷來有不同的方案；然而，這個異象更要讀者看見的是，獸性帝國的統治即使看似延續，仍然走向終局。精確破解皇帝清單，並非本段的中心。

「十個角」代表十個王，他們暫時與那隻獸同得權柄，同心把能力交給獸，也要與羔羊爭戰。然而，結局早已寫明：羔羊必勝過他們，因為祂是萬主之主、萬王之王。這句話把第十七章所有複雜的象徵拉回簡單的中心。教會不需要被政治聯盟的規模所嚇倒，因為羔羊的王權高過所有短暫的結盟。

更諷刺的是，十個角與獸最後反過來恨惡那淫婦，使她荒涼。邪惡秩序內部沒有真正忠誠，利益聯盟可以迅速變成彼此吞吃。巴比倫靠政治力量支持，最後卻被自己所倚賴的力量毀掉。這是偶像的共同結局：人用它得到安全，最後卻可能被它吞噬。

第十七章為教會提供一種「看城市」的方法。繁華本身不是罪，文化與商業也可以成為上帝普遍恩典（Common Grace）的場域；然而，若繁華是依靠剝削、暴力與對偶像忠誠來維持，教會便需要有能力看見金杯裏的內容。真正的分辨，不再只是詰問一個制度帶來了多少利益，同時也要問：誰為這些利益付出了代價。

思想：

我們是否容易把「成功」直接等同於上帝的祝福？第十七章催促我們看得更深：光鮮的外表之下，是否有藏著不義、剝削，以及被犧牲的人？我們的生活中中，也可能有一隻金杯——某件事看似體面、令人羨慕，內裏卻侵蝕良心。求主賜下勇氣，讓我們看清杯中的內容。今天，試著檢視一項消費、投資或工作選擇：它只對我們有利，還是也尊重別人的生命與尊嚴？辨認一個「外面是金杯、裏面卻有人付代價」的誘惑，除了看它能給甚麼，也看它要求犧牲誰、忽略甚麼，使我們成為怎樣的人。

對不少華人家庭而言，置業、投資、升學、職業成就與移民規劃，都可以是負責任的生活安排；當它們變成唯一的安全感來源，甚或迫使我們接受不義、忽略他人，它們就像那隻金杯一樣開始塑造敬拜。《啟示錄》多問一步：我們得到這些東西時，正在成為怎樣的人？

萬王之王的羔羊啊，求祢保守我們不被巴比倫的華美所迷惑。請賜我們一雙能看見受害者的眼睛，以及一顆在利益面前仍敢說真話的心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22 日
從巴比倫出來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18:1-24

1 此後，我看見另一位有大權柄的天使從天降下，地由於他的榮耀而發光。2 他以強而有力的聲音喊著說：「傾覆了！大巴比倫傾覆了！她成了鬼魔的住處，各樣污穢之靈的巢穴，各樣污穢之鳥的窩，各樣污穢可憎之獸的出沒處。3 因為列國都喝了她淫亂大怒的酒；地上的君王和她行淫；地上的商人因她極度奢華而發了財。」4 我又聽見另一個聲音從天上說：「我的民哪，從那城出來吧！免得和她在罪上有份，受她所受的災殃；5 因她的罪惡滔天，神已經記得她的不義。6 她怎樣待人，也要怎樣待她，按她所行的加倍地報應她；用她調酒的杯加倍調給她喝。7 她怎樣榮耀自己，怎樣奢華，也要使她照樣痛苦悲哀。因她心裏說：『我坐了皇后的位，並不是寡婦，絕不至於悲哀。』8 所以在一天之內，她的災殃要一齊來到，就是死亡、悲哀、饑荒。她將被火燒盡，因為審判她的主神大有能力。」9 地上的君王，與她行淫、一同奢華的，看見燒她的煙，就必為她哭泣哀號；10 因怕她的痛苦，就遠遠地站著，說：「禍哉，禍哉，這大城！堅固的巴比倫城啊！一時之間，你的審判要來到了。」11 地上的商人也都為她哭泣悲哀，因為沒有人再買他們的貨物了；12 這貨物就是金、銀、寶石、珍珠、細麻布、絲綢、紫色和朱紅色衣料、各樣香木、各樣象牙的器皿、各樣極寶貴的木頭和銅、鐵、大理石的器皿，13 和肉桂、豆蔻、香料、香膏、乳香、酒、油、細麵、麥子、牛、羊、馬、馬車，以及奴隸、人口。

14「你所貪愛的果子離開了你；你一切的珍饈美味和華美的物件都從你那裏毀滅，絕對見不到了。」15 販賣這些貨物、藉著她發財的商人，因怕她的痛苦，就遠遠地站著哭泣悲哀，16 說：「禍哉，禍哉，這大城！她穿著細麻、紫色、朱紅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寶石、珍珠為妝飾。17 一時之間，這麼多的財富就歸於無有了。」所有的船長和到處航海的，水手以及所有靠海為業的，都遠遠地站著，18 看見燒她的煙，就喊著說：「有哪一個城能跟這大城比呢？」19 於是他們把灰塵撒在頭上，哭泣悲哀地喊著說：「禍哉，禍哉，這大城！凡有船在海中的，都因她的珍寶成了富足。她在一時之間就成為荒蕪。20 天哪，眾聖徒、眾使徒、眾先知啊！你們都要因她歡喜，因為神已經在她身上為你們伸了冤。」21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舉起一塊石頭，好像大磨石，扔在海裏，說：「巴比倫大城也必這樣猛力地被扔下去，絕對見不到了。22 彈琴、歌唱、吹笛、吹號的聲音，在你中間絕對聽不見了；各行手藝的技工在你中間絕對見不到了；推磨的聲音在你中間絕對聽不見了；23 燈臺的光在你中間絕對不再照耀了；新郎和新娘的聲音在你中間絕對聽不見了。你的商人原來是地上的顯要；萬國也被你的邪術迷惑了。24 先知、聖徒和地上一切被殺的人的血都在這城裏找到了。」

第十八章把第十七章的巴比倫審判，展開成一首宏大的挽歌。一位大有權柄的天使宣告：「傾覆了！大巴比倫傾覆了！」它成為了污穢之靈與不潔之物的住處。這座曾自稱世界中心的城市，在天上的判決中已成廢墟。啟示文學常用這種「預先完成式」語言：事情在歷史中尚未完全發生，信徒卻因上帝的宣告而能提前看見它的終局。

另一個聲音說：「我的民哪，從那城出來吧！免得和她在罪上有份……」對小亞細亞的信徒而言，這不一定意味著全部搬離城市。《啟示錄》在象徵世界中要求信徒從巴比倫的價值與偶像秩序中分離出來。人可以仍住在城市，卻拒絕讓城市的慾望支配自己。真正的「出來」，首先是忠誠、生活方式與想像的出離。

巴比倫自言：「我坐了皇后的位，並不是寡婦，絕不至於悲哀。」這種自信，與老底嘉的「我一樣都不缺」相似。自足是《啟示錄》反覆揭露的靈性幻覺。城市以財富、軍事、貿易和聯盟保證自己安全，上帝卻宣告它的災殃可以在「一天之內」或「一時之間」臨到。人類建造多年的安全感，可能比想像中脆弱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除了地上的君王為巴比倫哀哭，商人也哀哭，船主與航海者同樣哀哭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們的哭聲主要源於自身利益消失，卻很少為城市的罪或受害者悲傷。商人說再沒有人買他們的貨物了。這是一種非常尖銳的經濟批判：當一個制度倒塌時，人最先關心甚麼，往往揭露了他真正敬拜甚麼。

商人的貨物清單極長，有金銀、寶石、細麻布、香料、酒、油、牲畜、車馬，而最後竟然列到奴僕和人口。這個清單的結尾帶著刻意安排的震撼。先列出奢侈品，最後列到人的身體與生命，藉此揭示了帝國經濟最黑暗的一面。人可以被商品化，成為繁華機器的一部分。當市場把人的價值降為價格，上帝的審判便具有深刻的倫理意義。

商人因害怕她的痛苦，就站得遠遠的，喊著：「禍哉！禍哉！」他們曾從她的奢華發財，如今卻沒有一個人走近去承擔她的痛苦。建立在利益上的關係，會在利益消失時迅速解體。這與新耶路撒冷的群體形成對照：那城的中心是上帝與羔羊的同在，並非靠互相利用來維持。

天上卻被呼召要歡喜，因為上帝已為聖徒、使徒和先知伸冤。這份歡喜，絕不能讀成對人受苦的殘酷快感；它是在回應第五個印「要到幾時」的呼求，是受害者終於得到公義的喜樂。若沒有對罪惡結構的審判，受壓者的眼淚便永遠沒有答案。

一位大力天使把一塊像大磨石的石頭扔進海裏，宣告巴比倫也要如此猛烈地被扔下去。接著是一連串否定：「絕對聽不見了」、「絕對見不到了」、「絕對不再照耀了」，以及「新郎和新娘的聲音在你中間絕對聽不見了」。城市的聲音逐項消失，這種文學節奏讓讀者感受到一個文明的沉寂。曾經自以為不可缺少的中心，最後竟安靜得無人尋見。

第十八章最後說，在巴比倫城裏發現了先知、聖徒和地上一切被殺者的血。這句話把她的經濟奢華與暴力責任連在一起。因此，教會不能只關心個人道德，也要學習去問制度性的問題：我的舒適是否建立在看不見的剝削上？我的消費是否讓我對遠方人的痛苦失去感覺？「從巴比倫出來」是一個持續的屬靈操練。

思想：

若今天聽見上帝呼召祂的子民「從她出來」，祂可能要我們離開哪種價值？過度消費、炫耀、把人當工具、只用利益衡量關係，都是巴比倫日常的語言。試著檢視自己最捨不得失去的東西。若一個制度倒下，我們首先為之哀哭的，是人的受傷，還是自己的利益？答案會指出我們心中的偶像。今天，讓我們少買一件其實不需要的東西，把省下的資源用於尊重和扶助生命。

今日的巴比倫往往隱藏在便利之中。廉價商品、即時配送、平台服務與快速消費，常把生產者、基層工人、外傭與移民勞工的處境，藏在螢幕之外。華人基督徒可以從一筆消費開始操練分辨：除了看價格，也看人的尊嚴、勞動與受造界所付的代價。

主啊，求祢帶我們出巴比倫。即使我們仍生活在市場與城市之中，也不受它的慾望所俘虜。求祢賜我們一雙能看見商品背後辛勞者的眼睛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23 日
哈利路亞與婚宴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19:1-10

1 此後，我聽見好像有一大群人在天上大聲說：「哈利路亞！救恩、榮耀、權能都屬於我們的神。2 他的判斷又真實又公義；因他判斷了那大淫婦，她用淫行敗壞了世界。神為他的僕人伸冤，向淫婦討流僕人血的罪。」3 他們又一次說：「哈利路亞！燒淫婦的煙往上冒，直到永永遠遠。」4 那二十四位長老和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在寶座上的神，說：「阿們。哈利路亞！」5 接著，有聲音從寶座出來說：「神的眾僕人哪，凡敬畏他的，無論大小，都要讚美我們的神！」6 我聽見好像一大群人的聲音，像眾水的聲音，像大雷的聲音，說：「哈利路亞！因為主—我們的神、全能者，作王了。7 我們要歡喜快樂，將榮耀歸給他；因為羔羊的婚期到了，他的新娘也自己預備好了，8 她蒙恩得穿明亮潔白的細麻衣：這細麻衣就是聖徒們的義行。」9 天使對我說：「你要寫下來：凡被請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！」他又對我說：「這些都是神真實的話。」10 我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。他對我說：「千萬不可！我和你，以及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同是僕人。你要敬拜神。」因為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人有預言的靈。

巴比倫的哀歌結束後，第十九章隨即傳來天上巨大的「哈利路亞」。這個希伯來讚美詞在新約中只出現在《啟示錄》第十九章。天上群眾稱頌救恩、榮耀和權能都屬於上帝，因祂的判斷真實公義；祂已經審判那敗壞大地的淫婦，也為僕人的血伸冤。

這段敬拜幫助讀者理解審判。第五印中殉道者的呼喊、第十八章中受害者的血，在這裏得到回答。天上的喜樂，是來自真實與公義終於勝過欺騙和暴力。若世界真的有受害者，公義便需要對毀壞生命的力量作出終結性的判斷。

二十四位長老和四活物俯伏敬拜，有聲音從寶座出來，呼召所有僕人：凡敬畏上帝的，無論大小，都要讚美祂。接著又有好像一大群人、眾水與大雷的聲音，宣告：「哈利路亞！因為主——我們的神、全能者，作王了。」上帝一直掌權，而在這裏，則是祂的王權終在歷史終局中公開彰顯。

敬拜忽然從審判轉向婚禮：羔羊的婚期到了，他的新娘也自己預備好了。這與第十七章的巴比倫淫婦，構成了全卷書最重要的「女性／城市」對照之一。第十七章是一個以奢華和誘惑支配列國的女人城市；第十九章開始出現一位忠於羔羊的新婦，隨後的第二十一章更會看見她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整個末世故事因而可以被讀成兩座城、兩種愛、兩種歸屬的選擇。

新婦蒙恩得穿明亮潔白的細麻衣，經文說這細麻衣就是聖徒的義行。在這裏，恩典與生活被放在一起。「蒙恩得穿」說明衣服首先是恩賜；「聖徒們的義行」則說明恩典會產生可見的生活。基督徒的善行不是用於購買救恩，而是像婚衣一樣表明自己已經屬於新郎。

天使吩咐約翰寫下這句話：「凡被請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！」聖經中的宴席，常象徵上帝國度的喜樂與團契。前面提到，別迦摩有人受誘惑去參加偶像宴席，老底嘉則被邀請與主坐席；現在，所有線索匯聚到羔羊婚宴。信徒今天拒絕某些桌子，是因為正在等待更好的桌子。

約翰聽見如此榮耀的信息時，竟要俯伏拜天使。天使立刻阻止他，說：「千萬不可！我和你，以及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同是僕人。你要敬拜神。」這個小插曲非常重要。即使在屬靈的經驗中，人仍可能把敬拜放錯地方。天使拒絕成為偶像，也再次把全卷書的中心拉回上帝。

經文提到「為耶穌作見證的人有預言的靈」，這句話的翻譯與解釋仍有討論，方向卻很清楚：真正的預言把人帶向耶穌的見證。若末世研究只剩奇觀、數字、地緣政治與自我優越，卻沒有更深認識基督，它便離開了預言的心臟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婚宴把終末盼望寫成一場相遇：新郎與新婦團聚，長久等候終於進入喜樂。上帝的終局帶著關係的溫度，是與祂同席的相交。末世的盼望因此不再只問「我們逃過甚麼」，也問「我們終於與誰同在」。

哈利路亞段落也讓讀者看見，天上的讚美並不是與地上的公義分離。上帝被稱頌，正因祂的判斷真實公義，為僕人的血伸冤。敬拜若從不關心受害者，便很容易變成只服務自身感受的宗教活動。《啟示錄》的敬拜，總把上帝是誰、祂對世界做甚麼、祂如何對待被壓者連在一起。

婚宴的圖像把忠誠寫成一份愛的關係。教會拒絕獸與巴比倫，是因為她已屬於新郎。愛會產生界線；婚約的專一表達關係的深度。如此看來，聖潔超過避免違規，它守護教會對基督的愛。

思想：

想到末世，我們首先感到的是恐懼，還是看見婚宴？第十九章把盼望帶向相遇與喜樂。我們所等候的，是那位愛我們的新郎。「新婦預備好了」提醒我們：今日的生活是否像預備婚衣？有哪一件事需要我們整理、悔改或忠心完成？用「婚約」來看今日的一個選擇：它是否與我們對基督的愛相稱？拒絕不相稱的事，是守護關係；專一，也帶來自由。預備見主，無須先想轟轟烈烈的大事。無人注意時，仍守信用，關係中仍說真話，疲憊中仍保留一點愛。日常義行，正像細麻衣的線。

華人教會的敬拜若只留下個人安慰，便容易聽不見第十九章為受害者伸冤的哈利路亞。婚宴的喜樂包含公義得到回答。主日敬拜，可以帶著城市的傷口進到上帝面前，記念受壓者、孤單長者、移民家庭、失業者，以及在衝突中受傷的人，讓讚美具有公共的重量。

主耶穌，感謝祢邀請我們赴宴席。求祢保守我們的敬拜只歸上帝，也願日常行為與所領受的恩典相稱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24 日
忠信真實的騎士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19:11-21

11 後來我看見天開了。有一匹白馬，騎在馬上的稱為「誠信」、「真實」，他審判和爭戰都憑著公義。12 他的眼睛如火焰，頭上戴著許多冠冕；他身上寫著一個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。13 他穿著浸過血的衣服；他的名稱為「神之道」。14 眾天軍都騎著白馬，穿著又白又潔淨的細麻衣跟隨他。15 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，用來擊打列國。他要用鐵杖管轄他們，並且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酵酒池。16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寫著「萬王之王，萬主之主」的名號。

17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站在太陽中，向天空一切的飛鳥大聲喊著說：「你們聚集來赴神的大宴席，18 為要吃君王的肉、將軍的肉、壯士的肉、馬和騎士的肉、一切自主的和為奴的，以及尊貴的和卑賤的肉。」

19 我又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，和他們的軍隊都聚集，要與白馬騎士和他的軍隊作戰。20 那獸被擒拿了；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、迷惑了接受獸的印記和拜獸像的人的假先知，也與獸同被擒拿。他們兩個就活生生地被扔進燒著硫磺的火湖裏，21 其餘的人被白馬騎士口中吐出來的劍殺了；所有的飛鳥都吃飽了他們的肉。

婚宴之後，天開了。約翰看見一匹白馬，騎士稱為「誠信」、「真實」，祂按公義審判和爭戰。這是全卷書最強烈的戰士基督圖像之一。祂的眼睛如火焰，頭上戴著許多冠冕；祂有一個只有自己知道的名字。祂穿著浸過血的衣服；祂的名稱為「上帝之道」。祂揭露所有假征服者，與第十三章的征服邏輯形成根本對照。

「誠信」和「真實」把第十九章連結回第一章「忠信的見證者」。基督的審判權建立在祂完全真實的品格上。地上的戰爭常由利益、恐懼和宣傳所推動，祂的審判卻按公義施行。這並沒有消除圖像的嚴肅，卻防止讀者把它變成對人類暴力的神聖化。

祂的衣服在戰鬥展開前已經染血，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。經文沒有明言那是仇敵之血，還是祂自己的血；由於戰鬥尚未開始，這畫面至少把讀者帶回全卷書被殺羔羊的得勝。無論細節如何，白馬騎士仍是那位曾為人流血、以十字架定義王權的主。

祂口中有利劍，用以擊打列國。第一章已把劍放在基督口中，說明祂主要以話語施行審判；祂的名稱為「上帝之道」，更強化了這一點。帝國依靠實體刀劍來維持統治，基督的權柄則以真實之道來揭露、判定並終結謊言。

天上的眾軍穿著潔白的細麻衣，騎著白馬跟隨祂，卻沒有描述他們揮刀殺敵。敘事從「軍隊聚集」迅速跳到獸與假先知被捉拿，所期待的大戰幾乎沒有真正發生。這是一個重要的文學細節。邪惡看似召集了龐大力量，面對基督時，卻沒有勢均力敵的戰爭。

另一位天使站在太陽中，召集飛鳥來赴「上帝的大宴席」，為要吃君王、將領、壯士等人的肉。這是刻意與羔羊婚宴形成黑暗對照，同時也承接了《以西結書》第三十九章中對歌革之戰的圖像。象徵語言極為強烈，目的在於宣告：壓迫者的權勢終將被徹底剝去。

獸和地上眾王聚集，要與騎士爭戰；結果獸和假先知立刻一同被擒，且被扔進火湖裏，其餘的人則被騎士口中吐出來的劍殺滅。在第十三章中曾經令人敬畏的獸，在第十九章卻幾乎沒有還手的空間。這是《啟示錄》對邪惡力量的一種去魅。牠在地上的宣傳中彷彿不可戰勝，從天上看，卻非常短暫。

讀這段經文時需要格外小心。第十九章的審判權屬於基督，並沒有交給教會作為對敵人施暴的授權。全卷書一再把聖徒的得勝，放在見證、忍耐與羔羊的血中。教會跟隨祂，持守真理，並把最後的審判權留在祂手中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這位騎士的腿上寫著「萬王之王，萬主之主」。第十七章已用同一個稱號來描述羔羊，這表明被殺的羔羊與白馬騎士是同一位主。祂的溫柔與公義、犧牲與審判，不能被拆成兩個基督。祂審判邪惡，正因為祂真實地愛受造界，且曾為人流過血。

思想：

看見不義時，我們是否很快便坐上審判者的位置？第十九章提醒我們，最後的劍是從基督口中出來的。我們只管說真話、行公義，並把最終的報應交給祂。此外，我們需要重新理解「力量」。基督最強烈的戰士形象，身上仍帶著被殺羔羊的記號。真正的力量，無須靠殘酷證明。今天若遇衝突，請先問：我們的話更像基督口中的真理，還是龍口中的控告？若需要面對衝突，請先抓住「忠信真實」這四個字。即使立場正確，也不可靠誇張、造謠與羞辱來取勝。基督的方式，應該與基督的目的相稱。

華人公共文化常把「強硬、迅速反擊與毫不退讓」視為力量；然而，白馬騎士稱為「忠信真實」。教會參與公共議題時，力量首先表現在真實：不造謠、不誇大、不以羞辱動員群體，也不把對手去人化。忠於基督的方式，本身就是見證的一部分。

忠信真實的主啊，求祢審判我們心中的虛假，也保守我們不受仇恨塑造。願我們跟隨祢時，衣服仍然潔白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25 日
撒但的盡頭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20:1-10

1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，手裏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大鐵鏈。2 他抓住那龍，那古蛇，就是魔鬼、撒但，把牠捆綁了一千年，3 扔在無底坑裏，把無底坑關閉，用印封上，使牠不再迷惑列國，等到那一千年滿了。這些事以後，牠必須暫時被釋放。
4 我又看見一些寶座，坐在上面的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。我又看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見證，並為神之道被斬首的人的靈魂，和沒有拜過那獸與獸像、也沒有在額上和手上打過牠印記的人的靈魂。他們都復活了，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5 這是頭一次的復活。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，直等那一千年滿了。6 在頭一次復活有份的有福了，聖潔了！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，但他們要作神和基督的祭司，也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
7 那一千年滿了，撒但會從監牢裏被釋放，8 出來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，就是歌革和瑪各，使他們聚集爭戰。他們的人數多如海沙。9 他們上來佈滿了全地，圍住聖徒的營與蒙愛的城，就有火從天降下，燒滅了他們。10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進硫磺的火湖裏，就是那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們會晝夜受折磨，直到永永遠遠。

第二十章是《啟示錄》解經史上爭論最密集的段落之一。一位天使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大鎖鏈，捉住古蛇，就是魔鬼撒但，把牠捆綁了一千年，使牠不得再迷惑列國；之後，牠要暫時被釋放。接著，約翰看見寶座，以及因給耶穌作見證而被斬者的靈魂；他們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

「一千年」形成了前千禧年、無千禧年、後千禧年等主要解釋傳統，各自對時間次序有不同的理解。這些分歧可以認真討論；實際上，他們各自都未忽略其共同的中心：基督掌權、忠信受苦者得到平反、撒但的權勢有界線，以及邪惡最後要被清除。

啟示文學常以象徵數字表達完整與宏大，「一千」也可能具有這種作用。這段經文較穩固的牧養中心因此很清楚，那就是撒但受限制、殉道者得平反、基督掌權，以及邪惡終必結束。時間表可以討論，這四件事卻直接支撐著教會的忍耐。

「捆綁」並不表示撒但在任何意義上都毫無活動，因為新約中有其他經文仍談到魔鬼的工作。本處經文特別說明捆綁的目的，是要「使牠不再迷惑列國」。這與福音向萬國展開、第十四章「永遠的福音」傳給各族各民的主題，可以互相照亮。邪惡仍在反抗，但不能阻止上帝把萬國聚集到羔羊面前。

約翰又看見那些因為持守耶穌的見證和上帝之道而被殺的人。他們曾拒絕敬拜獸，也沒有受過牠的印記，現在卻坐在寶座上。地上的政權曾把他們當罪犯處決，天上卻讓他們參與治理。這是《啟示錄》一貫的反轉：殉道不是忠心者被歷史遺忘的證明，反而成為他們與基督一同作王的道路。

對於「第一次復活」與「第二次的死」，也有不同的解釋。有人理解為義人的身體復活，有人則著重於信徒死後在天上與基督一同活著、一同掌權。分歧仍在，盼望卻一致：屬基督的人必不受第二次死的權勢所轄制，死亡不再是最後的主人。

千年完畢後，撒但會被釋放出來；它要再次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，以「歌革和瑪各」的先知性名字聚集對抗上帝子民。《以西結書》第三十八至三十九章的終末敵人被重新使用，形成全世界最後反叛的象徵。即使經過漫長的歷史，邪惡仍顯出其頑固性。

然而，最後的爭戰同樣沒有真正的懸念。當敵軍圍住聖徒的營和蒙愛的城，便有火從天降下，燒滅了他們。魔鬼被扔進火湖裏，與獸和假先知同在。第十二章出場的大龍，以及第十三章的兩獸，到這裏全部抵達終點。邪惡的故事有開端，也有結束；它不會永遠伴隨上帝的新創造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第二十章前半段給人最大的安慰，也許就是「撒但有盡頭」。教會今日仍面對誘惑、控告、欺騙與暴力，但這些都不是宇宙永恆的另一半。基督教信仰不是善惡永遠拉鋸的二元論；創造主是「首先」和「末後」，邪惡只是受造界中的叛亂，最後要被清除。

千禧年的爭論也能訓練教會謙卑。經文只有短短幾節，後世卻據此形成多套完整的系統。我們閱讀時，要分辨哪些是經文清楚宣告的，哪些是根據多處經文而作出的推論。在次要的時序上承認限制，是對聖經的尊重。不同的千禧年傳統，仍共同承認基督再來、死者復活、最後審判、撒但被徹底擊敗與新創造。若教會為一千年的安排而彼此敵視，卻忽略了這些共同的盼望，那就是讓時間表遮住主角了。

殉道者活了，與基督一同作王，則是本段最具牧養力量的畫面。世界曾奪去他們的生命，上帝卻宣告他們真正活著。這個反轉能支撐每一個在忠心上看似失去的人。

思想：

我們也許很想知道千禧年的每個時間細節；然而今天更要問的是：這段經文呼召我們怎樣活？答案是：忍耐到底，拒絕獸的印記，並相信撒但的權勢終有界線。若我們長期受試探或控告的折磨，請記住：它沒有永恆。不要把今天的掙扎，寫成一生無法改變的命運。我們是否耗費了太多屬靈精力，只為了證明自己的末世次序？今天再說一次這個最清楚的盼望：基督掌權，邪惡有終點，忠信不徒然。

華人教會內部對末世、政治、國家與世界局勢常有不同的理解。第二十章提醒我們，次序與系統可以討論，但共同的盼望才更值得守住。當弟兄姊妹因千禧年觀、政治判斷或國族經驗而彼此定罪時，撒但反而得到控告的空間。基督掌權這個中心，足以帶我們回到謙卑。

主耶穌，祢掌權。求祢保守我們在神學的分歧上謙卑，在共同的盼望上堅定。邪惡雖真實，但最後一句話仍屬於祢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26 日
白色大寶座與生命冊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20:11-15

11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和那坐在上面的；天和地都從他面前逃避，再也找不到它們的位置了。12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，無論大小，都站在寶座前。案卷都展開了，並另有一卷展開，就是生命冊。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，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。13 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；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。14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進火湖裏，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15 凡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人，就被扔進火湖裏。

撒但被扔進火湖之後，約翰看見一個「白色的大寶座」和坐在寶座上的那一位。天地都從祂面前逃避，再無可見之處。在此之前，地上的寶座、獸的權柄與列王的聯盟輪番登場；然而在第二十章的末了，則只剩下一個寶座。所有暫時的權勢都退場，創造主要親自作最後判決。

寶座是白色的，象徵聖潔與公義；審判者沒有被暴怒、偏見或利益所左右。人間的司法即使再嚴謹，也可能有所限制，因為人只看見部分證據，又可能受權力的影響；然而，上帝的審判是完全知道真相的。這對受害者是一個重要的盼望；有些案件在歷史上沒有得到公正的答案，但終末的審判必宣告：真實不會永遠被埋藏。

約翰看見死了的人，無論大小，都站在寶座前。死亡曾把人分散到不同的年代、地區與階層，最後卻沒有一個人被它藏住。君王與奴僕、富人與窮人、知名人物與無人記得的人，都站在同一位主面前。這個場景徹底取消了人間身分所帶來的最後特權。

「案卷都展開了」，並另有一卷是生命冊。死人照案卷的記載、按自己的行為受審判。聖經一方面清楚宣告救恩出於上帝的恩典，另一方面也反覆說人的行為要受審判。兩者不必互相抵消；行為不能購買救恩，卻能揭露一個人實際的忠誠與生命方向。七封信早已反覆說：「我知道你的行為」，第二十章不過是把這條線推到終局。

「生命冊」在《啟示錄》中多次出現。是獸的敬拜者，還是羔羊的子民，則以其名字是否記在生命冊上來區分。這卷冊子把救恩的關係性帶進審判，上帝知道屬祂之人的名字。每個人都是被認識、得以記念的生命，不能化成冷冰冰的案件編號。

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陰間也交出死人。在古代世界，海常被視為混沌與不可控制之地，陰間則代表死者的領域。這段經文逐一宣告：這些地方再也不能保留任何人。死亡最後不只是「被人勝過」，連它自己也要被審判。

「死亡和陰間也被扔進火湖裏，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」這句話把死亡人格化地送進它自己的終局。從《創世記》第三章以來，死亡一直如同一道陰影跟隨著人類；到了《啟示錄》第二十章，它終於被清除。正因如此，第二十一章可以宣告「不再有死亡」。上帝的救恩不只是安慰人接受死亡，也包括終結死亡的權勢。

火湖的圖像極其嚴肅。基督教傳統對最終刑罰的性質有不同的理解，這段經文卻不容人把邪惡看得輕微。上帝必對殺戮、欺騙、偶像與壓迫作出最終審判；被扭曲的道德秩序，不會永遠沒有答案。

同時，這段經文的用意，並不是給信徒拿來判定別人的名字是否在生命冊上。審判者坐在寶座上，祂沒有把那個位置交給我們。教會能做的，是忠實地傳福音，呼召人悔改，在地上實踐公義，並把最後判決交還給上帝。人若因末世審判而變得驕傲好鬥，就忘記了自己同樣是靠恩典才得以站立。

案卷與生命冊並列，正是把公義與恩典放於同一幅圖。上帝知道人的行為，因此沒有一個受害者的經歷會因證據不足而被忽略；祂也知道屬祂之人的名字，因此救恩不是無人格的司法機制。這場最終的審判是嚴肅的，將由那位在羔羊裏顯明自己的上帝施行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這使基督徒可以既重視行為，又拒絕自義。今日所做的事具有永恆的重量，恩典絕不把行為變得無所謂；生命冊同時提醒我們，沒有人能靠完美的履歷站在寶座前。恩典產生忠誠，忠誠在行為中被看見。死亡與陰間被扔進火湖裏，也把最後敵人本身變成被審判者。這為所有在喪親與死亡陰影下生活的人，留下了非常堅定的盼望。

思想：

若知道今日自己的行為終會在真實中被看見，哪一個選擇會隨之改變？終末審判除了喚起敬畏，也賦予日常生活重量。我們是否在心裏抓住某個人，想替上帝完成最後判決？就在今天把那個名字交回寶座吧。公義仍要追求；末後裁決屬於主。若正在哀悼，請把「死亡自己要退場」這份篤定留在心中。基督徒的盼望直面死亡，等候上帝徹底終結它。

有些歷史傷痛並沒有得到公開的承認，有些受害者的名字也沒有留在主流的敘事之中；然而白色大寶座宣告，上帝知道每一件隱藏的事，也記得每一個被忽略的人。這份盼望能幫助華人教會在面對今日沉重的歷史時，依然保持誠實；願意記念受苦者，願意悔改，也願意把最後裁決交給上帝。

主啊，祢知道隱藏的事，也知道我們的名字。求祢以恩典領我們悔改，以公義保守我們不輕看罪。面對死亡時，提醒我們：死亡本身也有終點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27 日
看哪，我把一切都更新了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21:1-8

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，因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經過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2 我又看見聖城，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，從天而降，預備好了，就如新娘打扮整齊，等候丈夫。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，說：「看哪，神的帳幕在人間！他要和他們同住，他們要作他的子民。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。4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；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號、痛苦，因為先前的事都過去了。」
5 那位坐在寶座上的說：「看哪，我把一切都更新了！」他又說：「你要寫下來，因為這些話是可信靠的，是真實的。」6 他又對我說：「成了！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戛；我是開始，我是終結。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。7 得勝的要承受這些為業；我要作他的神，他要作我的兒子。8 至於膽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殺人的、淫亂的、行邪術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人，他們將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裏有份；這是第二次的死。」

經過漫長的爭戰與審判，約翰終於看見「新天新地」。先前的天和地已經過去，海也不再有了。這幅圖景延續先知對受造界更新的盼望。整卷《啟示錄》始終以創造主為中心，終局同樣也指向上帝更新祂的世界，使受造界進入祂所應許的完全之中。

不必把「海也不再有了」理解為新創造完全沒有任何水域。對《啟示錄》的象徵世界而言，海是獸上來之處，也常帶著混沌、危險與死亡的聯想。第二十一章要表達的是，威脅生命、孕育獸性權力的混沌已被清除。第二十二章還會有生命河，所以這裏的重點是邪惡與混亂不再存在。

約翰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從天而降，預備好了，就好像新婦妝飾整齊，等候丈夫。這座城從上帝而來，人無法靠工程把它建到天上。巴比倫從地上建立權勢，新耶路撒冷則是上帝的禮物。《啟示錄》用兩座城塑造讀者的想像：信徒要從巴比倫的吸引中走出來，正需要一個更美、更值得歸屬的城市在前方吸引著他們。

寶座傳來大聲音，說：「看哪，神的帳幕在人間！」這是全段的中心。新創造最大的福分，先不是黃金街道、寶石城牆或不再受苦，而是上帝親自與人同住。從伊甸園、會幕、聖殿，到道成肉身，聖經一直在講述上帝與人同住的故事；而第二十一章終把這條線帶到完成。

接著是最溫柔的應許：「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；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號、痛苦，因為先前的事都過去了。」第七章已預告這一幕，現在它成為新創造的現實。上帝沒有說受苦的人從前哭錯了，也沒有抹去歷史記憶；祂親自終結那造成眼淚的權勢。基督教盼望容許創傷被記得，並等待上帝的同在與醫治把它包圍。

坐寶座者親自說：「看哪，我把一切都更新了！」在《啟示錄》中，上帝直接說話的次數稀少。經過漫長的異象，寶座上的上帝親自為新創造作保證：「這些話是可信靠的，是真實的。」盼望的根基不在於人的樂觀，而在於祂的信實。

「更新」不是簡單回到伊甸園的原點。新耶路撒冷帶著城的形象，萬國與君王也要進入其中。歷史上被罪扭曲的文化與群體生活，將在上帝的未來得到潔淨和成全。救恩沒有把人抹成無歷史的個體，而是把帶著歷史的人與受造界帶進那成熟的榮耀之中。

上帝說祂是阿拉法和俄梅戛，是開始和終結，要把生命水泉白白賜給口渴的人。第一章對歷史主權的宣告，在這裏得到完成。祂從起初到末了，都沒有失去控制。口渴的人白白得到生命的泉水，祂讓恩典站在新創造的入口處。

本章第 7 節是上帝的應許：得勝者要承受這些為業；祂要作他的上帝，他要作上帝的兒子。這是盟約語言，也是家庭語言。得勝的終點是進入與上帝永久的關係，遠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超過獨自拿獎的想像。第 8 節則再次嚴肅地列出拒絕這生命者的結局，旨在提醒：新創造的盼望也要求今日的忠誠。

新天新地也說明，基督教的盼望具有身體、社會與創造界的幅度。若信仰只是期待靈魂離開世界，便很難理解為甚麼《啟示錄》的終局是看見一座城「降下來」。方向是從天到地，上帝的居所來到人間。創造是上帝要更新的家園，從來不只是救恩計畫的臨時舞台。因此，今日我們對身體、鄰舍、城市與受造界的照顧，都有終末意義。我們固然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建成新耶路撒冷，因為它是上帝的恩賜；然而我們可以活出與新創造一致的見證。每一次和好、醫治、照顧弱者與保護生命，都像從未來照進今天的一束光。

「口渴的人」白白得水，這保留了福音的開放。進入新創造的門，不是從自足開始，而是從承認「渴」開始。

思想：

我們最期待天堂的甚麼？第二十一章把答案帶回核心，那就是「上帝與人同住」。若心中不渴望上帝，再美的末世圖畫也會失去中心。今天仍有眼淚，並不代表信心不足。試著把一件悲傷帶到主前，請未來的應許先照進今天：有一天，這眼淚會被祂親手擦去。選一滴尚未被擦去的眼淚，帶到主面前；可以說出名字，也可以安靜。盼望，不是要求我們此刻停止疼痛；它乃是宣告疼痛沒有永恆的居留權。今天我們是否可以去做一件「屬於新世界」的事：和好、饒恕、照顧傷者、保護受造界，或給口渴者一杯水。

對離開故鄉的人而言，新天新地帶著「家」的安慰。香港移民、跨國家庭、留學生與新移民都知道：搬到新的城市，並不等於心靈就立刻找到歸屬。上帝所應許的終局，不只是換一個更好的地方，更是祂親自與人同住。這份盼望，能陪伴我們在陌生的城市裏，重新學習建立關係，委身服事，並重建家園。

主啊，祢說要更新一切。求祢先更新我們今天能交出的部分：一段關係、某個習慣，或者是疲倦的心。願新創造的氣息，吹進破碎的日常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28 日
一座像新婦的城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21:9-27

9 拿著七個金碗、盛滿末後七種災禍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來對我說：「你來，我要給你看新娘，就是羔羊的妻子。」10 我在聖靈感動下，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給我看由神那裏、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，11 這城有神的榮耀，它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。12 它有高大的牆，有十二個門，門上有十二位天使，門上又寫著以色列人十二個支派的名字。13 東邊有三個門，北邊有三個門，南邊有三個門，西邊有三個門。14 城牆有十二個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。

15 那對我說話的天使拿著金的蘆葦當尺，要量那城、城門和城牆。16 城是四方的，長寬一樣。天使用蘆葦量那城，共有一萬二千斯他迪，長、寬、高都是一樣。17 他又量了城牆，按著人的尺寸，就是天使的尺寸，共有一百四十四肘。18 牆是碧玉造的；城是純金的，如同明淨的玻璃。19 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修飾的：第一個根基是碧玉，第二是藍寶石，第三是綠瑪瑙，第四是綠寶石，20 第五是紅瑪瑙，第六是紅寶石，第七是黃璧璽，第八是水蒼玉，第九是紅璧璽，第十是翡翠，第十一是紫瑪瑙，第十二是紫晶。21 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；每一個門是一顆珍珠造的。城內的街道是純金的，好像透明的玻璃。

22 我沒有看見城內有殿，因主—全能者神和羔羊就是城的殿。23 那城內不用日月光照，因為有神的榮耀光照，又有羔羊為城的燈。24 列國要藉著城的光行走；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榮耀帶給那城。25 城門白晝總不關閉，在那裏沒有黑夜。26 人要將列國的榮耀尊貴帶給那城。27 凡不潔淨的，和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人，都不得進那城，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才得進去。

拿著七個金碗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天使對約翰說：「你來，我要給你看新娘，就是羔羊的妻子。」而在第十七章中，同樣是由一位「七碗天使」邀請約翰觀看大淫婦。這兩段經文刻意平行，把巴比倫與新耶路撒冷並列：一座以奢華、權力和誘惑支配萬國；另一座則從天而降，以羔羊和上帝的同在為中心。

約翰被帶到高大的山上，看見聖城從上帝那裏降下來；這城有上帝的榮耀，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。巴比倫雖然也用金子、寶石和珍珠妝飾，但兩者的美有根本的差異。巴比倫的華美是用來自我榮耀並掩蓋血腥，而新耶路撒冷的光輝是來自上帝的榮耀。兩座城的外表展現出相似的「繁華」，其中心與來源卻完全不同。

聖城有高大的牆、十二個門，門上寫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；城牆有十二個根基，上面寫著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。以色列與使徒共同出現在城市的結構，表達了上帝救贖歷史的連續與完成。新約教會並不是憑空出現，而是承接了以色列的故事，並以羔羊的使徒見證為根基。

天使用金葦子量聖城。這城的長、寬、高都相等，形成一個巨大的立方體。這個形狀最自然令人想起至聖所，因為舊約聖殿的至聖所也呈立方體。換言之，整座新耶路撒冷就像是一個擴展至整個宇宙的至聖所。從前只有大祭司在特定時刻才進入的神聖空間，如今成為上帝子民永久的家。

城牆是用碧玉造的；城是精金的；城牆的根基飾以各種寶石；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；街道如同透明的精金。這些材料承接先知對終末錫安的想像，同時也與巴比倫的商品形成對照。巴比倫把金銀寶石變成奢侈與剝削的貨物；而新耶路撒冷的寶石則成為共享城市的一部分，不再用來建立階級。

約翰特別說：「我沒有看見城內有殿，因主—全能者神和羔羊就是城的殿。」這是一個巨大的神學驚喜。全卷書充滿天上聖殿、祭壇、香與敬拜，到了終局卻沒有獨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立聖殿建築，因為上帝與羔羊的同在已充滿全城。神聖不再集中於一個房間，整座城都成為至聖之地。

這城不需要日月照明，因為有上帝的榮耀光照，而羔羊就是城的燈。經文的重點在於城市的終極光源來自上帝，無須由此推論新創造完全沒有天體。在第一章，教會是燈臺；到了第二十一章，羔羊自己成為燈。教會一生所承托的光，最後充滿新城。

列國要藉著城的光行走；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榮耀帶進這城。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普世圖像。在前面，列國曾被獸迷惑，君王曾與巴比倫行淫；然而到了新創造，列國和君王的榮耀經潔淨後被帶到上帝城中。福音的終局不只是從萬國「救出一些人」，也包含萬國的榮耀被帶到正確的中心。

城門白晝總不關閉，在那裏沒有黑夜。古代城市在夜間關門，是為了防敵；而新耶路撒冷並沒有敵人需要防備。門開著，象徵安全與歡迎。然而，凡不潔淨、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人，都不得進入，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人才可進去。開放與聖潔並存，恩典沒有把真理取消。

新耶路撒冷的立方體形狀把「聖」重新定義。從前至聖所須與日常空間分隔，只有大祭司在特定的日子才進入；到了終局，整座城市都具有至聖所的形狀。上帝的同在不再被分隔在宗教建築裏。這個終末的方向，也能反過來給予提醒：今天我們的工作、家庭、街道與公共生活，都應當在上帝面前被看作聖潔的領域。

十二個門與十二個根基，又把我們的身分建立在救贖歷史之中，而不是建立在民族的優越之上。列國仍然存在，並且帶著榮耀進城，差異沒有被消除；差異被帶到羔羊的光中。天國的合一，容納不同的榮耀共同歸向上帝，並沒有要求所有人變得一模一樣。

城門不關上，那裏沒有黑夜，這說明終末安全並非靠高牆的恐懼來維持。真正的安全，來自邪惡已被清除，以及上帝與人同在。

思想：

我們今天更像巴比倫，還是更像新耶路撒冷？這兩座城都可以顯得華美，但真正的差別在於中心：自我榮耀，還是上帝榮耀。新城的門常開，城內仍然聖潔。我們的生命是否也有歡迎人的寬廣，以及清楚的真理？今天試著整理一個生活空間，也整理心裏的一個角落：這裏適合羔羊作燈嗎？今天捫心自問：我們正被哪一座城所塑造？巴比倫以擁有、展示和支配來證明價值；新耶路撒冷則以同在、光與敬拜來定義榮耀。請選一個習慣，朝著新城走一步吧。

海外華人教會常以粵語、普通話、地域文化或共同移民經驗來維繫群體，這些其實都可以成為恩典；然而它們若變成只容納「自己人」的高牆，便與新耶路撒冷常開的城門相距甚遠了。下一代、來自不同地區的華人，以及周圍的其他族群，是否能在我們中間感到被尊重、被聆聽、被接納？

主啊，求祢賜我們的家庭、教會與工作空間，多一點新耶路撒冷的氣息：少一點利用，多一點同在；少一點恐懼，多一點明光；少一點虛假，多一點真實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29 日
生命河流過城中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22:1-5

1 天使又讓我看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，2 經過城內街道的中央；在河的兩邊有生命樹，結十二樣 的果子，每月都結果子；樹上的葉子可作醫治萬民之用。3 以後不再有任何詛咒。在城裏將有神和羔羊的寶座。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，4 也要見他的面。他的名字將寫在他們的額上。5 不再有黑夜；他們也不需要燈光或日光，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。他們要作王，直到永永遠遠。

新耶路撒冷的描寫，從城市建築進入花園與河流。天使指示給約翰一條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從上帝和羔羊的寶座流出，流在城的街道中央。這幅圖像把《創世記》伊甸園的河、《以西結書》第四十七章從聖殿流出的生命之水，以及先知對末世耶路撒冷活水的盼望匯聚一起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這道河是從「神和羔羊的寶座」流出。前面的經文已多次提到上帝的寶座，並指明羔羊與祂分享權柄；來到第二十二章，寶座直接以兩者的共同名義出現。這是終局王權的重要表達：救贖歷史完成後，上帝與羔羊的統治便成為新城生命的源頭。

生命河與第十七章巴比倫所坐的「眾水」形成強烈對照。巴比倫倚靠眾水，象徵列國與國際權勢的支持；新耶路撒冷的水卻直接從寶座流出，供應生命。前一座城從列國吸取資源，後一座城則從上帝那裏領受生命，再流向萬民。兩種城市有兩種經濟：一種吞吃，一種賜予。

河的兩邊有生命樹，結十二樣果子，每月結果；樹葉可醫治萬民。人在伊甸園中犯罪後，被禁止接近生命樹；如今生命樹重新出現在城中，而且果子持續供應。這幅圖景不只是回到《創世記》第二章的樂園，而是超越了它。伊甸園擴展成一座城市，生命也從一棵樹的禁區，成為萬民共享的恩賜。

「樹上的葉子可作醫治萬民之用」這個描寫尤其動人。進入新創造的列國已在第二十一章藉城光行走，這裏又以醫治描寫終末的和平。歷史中的民族帶著戰爭、創傷、偏見與彼此傷害，而上帝的終局卻以醫治回答。救恩因此具有群體與公共幅度，不只是私人靈魂進入天堂而已。

「以後不再有任何詛咒。」這句話直接回應了《創世記》第三章。罪進入世界後，土地、勞動、關係與死亡都被詛咒的陰影籠罩；第二十二章則宣告詛咒已走到盡頭。上帝救贖的弧線從伊甸園的失落，一直延伸到新城中的生命樹。

上帝和羔羊的僕人都要事奉祂，也要見祂的面。在舊約中，看見上帝的面帶著極深的敬畏，連摩西也只能以有限的方式經歷上帝的榮耀；然而，新創造最驚人的福分之一，就是僕人可以見祂的面。因罪造成的隔離完全消失，親密取代了遮蔽。

祂的名字要寫在他們的額上。第七章的印記，以及第十四章羔羊與父的名，在這裏得到完成。獸也曾想把自己的記號放在人的額上，而末了留下來的卻是上帝的名。所有忠誠的爭戰，最終收束成一件簡單的事：我們屬於祂。

那裏不再有黑夜，也不需要燈光或日光，因為主上帝要光照他們；他們要作王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這些曾經被獸壓迫、被城市排斥，甚至被殺的僕人，最後與上帝一同作王。真正的王權不再建立在壓迫與限制之上，而是從敬拜、事奉與上帝的同在中流出。

生命樹「每月都結果子」，是一種永不枯竭的供應圖像。新創造充滿了生命、事奉與王權，遠離了靜止不動的永恆想像。上帝的僕人仍要事奉祂，也要作王。工作在罪的詛咒下曾充滿勞苦，到終局卻不再帶著詛咒。這給今日的勞動一個新的方向：工作可以預嚐服務、創造與照顧的喜樂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「見他的面」是所有物質圖像之上的高峰。河、樹、果子、光都很美，但最後都指向與上帝的直接相交。人最深的飢渴指向創造主自己；再豐富的恩賜，也不能取代祂。

思想：

我們今天的生命更像「吸取」，還是「流出」？巴比倫從萬國取得，生命河從寶座湧出。上帝所賜的資源，是否正流向別人的生命？「樹上的葉子可作醫治萬民之用」邀請我們參與和平。今天是否有一段關係、一種群體偏見，需要停止加深傷口，開始一點醫治？今天請為一個受戰爭、仇恨或分裂傷害的民族禱告，求上帝的醫治臨到。若我們的心被世界的傷害塞滿，請記住終局的一個詞：醫治。求主先醫治我們的苦毒，也教導我們帶來醫治，不再加深傷口。

身處同一城市的中國大陸與香港背景信徒，若因政治與歷史記憶而彼此避開，「醫治萬民」便成為很具體的呼召。醫治並不是要求我們抹去差異，或假裝沒有傷口，而是要求我們停止以偏見餵養傷口，願意傾聽對方如何走到今天，並在基督裏學習重新接納，稱彼此為弟兄姊妹。

主啊，願祢的生命河流過我們乾渴之處，並從我們流向別人。把祢的名寫在思想與行動上，叫我們活得像真正屬祢的人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11 月 30 日
主耶穌啊，我願祢來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22:6-21

6 天使又對我說：「這些話是可信靠的，是真實的。主，就是賜靈感給眾先知的神，差遣他的使者，要將必須快要發生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。」7「看哪，我必快來！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。」

8 這些事是我－約翰所聽見所看見的。當我聽見看見時，就俯伏在指示我的天使腳前要拜他。9 他對我說：「千萬不可！我與你和你的弟兄眾先知，以及那些守這書上的話的人，同是作僕人。你要敬拜神。」10 他又對我說：「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，因為時候近了。11 不義的，讓他仍舊不義；污穢的，讓他仍舊污穢；為義的，讓他仍舊為義；聖潔的，讓他仍舊聖潔。」

12「看哪，我必快來！賞罰在我，要照每個人所行的報應他。13 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戛；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後的；我是開始，我是終結。」

14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！他們可得權柄到生命樹那裏，也能從門進城。15 城外有犬類、行邪術的、淫亂的、殺人的、拜偶像的，以及所有喜愛和行虛謊的人。

16「我－耶穌差遣我的使者，為了眾教會向你們證明這些事。我是大衛的根，是他的後裔；我是明亮的晨星。」

17 聖靈和新娘都說：「來！」聽見的人也要說：「來！」口渴的人也要來，願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

18 我警告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人：若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甚麼，神必將記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。19 這書上的預言，若有人刪去甚麼，神必從這書上所記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份。

20 證明這些事的說：「是的，我必快來！」阿們！主耶穌啊，我願你來！

21 願主耶穌的恩惠與眾聖徒同在。阿們！

《啟示錄》最後這個段落，把讀者從新耶路撒冷帶回當下的聆聽與回應。天使說：「這些話是可信靠的，是真實的。」主又說：「看哪，我必快來！」全卷書以一個應許作為結束。基督徒等候的中心是主自己；任何事件、數字或時間表，都不能取代祂。

「快來」從第一世紀至今一直引發追問。這個時間語言首先帶出確定與迫切：主必來，因此每一代信徒都要在今天忠心。經文沒有邀請人換算日期，卻反覆強調「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」。等待主，首先是一種生活方式。

約翰再次因異象的震撼而俯伏敬拜天使，天使卻立刻阻止他，說：「你要敬拜神。」全卷書到了末頁仍守住中心。天使、異象、數字與屬靈經驗都只是信使；敬拜唯獨歸給上帝。人若迷戀啟示的外殼，反而可能錯過那位啟示自己的主。

天使又說：「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，因為時候近了。」《但以理書》曾有封住異象直到末時的命令，《啟示錄》卻說不要封。基督的死與復活已把上帝的末世計畫帶進關鍵階段，教會如今生活在需要公開見證的時代。書卷要被讀、被聽、被遵守。

基督宣告：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戛；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後的；我是開始，我是終結。」第一章的稱號，在末頁再次響起。全卷書沒有把讀者留在獸、巴比倫或火湖，而是帶回基督。祂包圍整段歷史，也包圍信徒的一生。

「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！他們可得權柄到生命樹那裏，也能從門進城。」全卷書一路出現白衣、潔淨與忠誠，如今得到終末應驗。救恩始終來自羔羊的血，領受救恩的人也以潔淨生活回應。生命樹不是靠功德換取，而是屬於那些真實歸向羔羊的人。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

耶穌又稱自己是大衛的根和後裔，是明亮的晨星。祂同時是大衛盼望的源頭與成全，是黑夜結束前最先出現的光。晨星出現時，天空可能仍暗，但天亮已經不可逆轉。這是非常貼合教會現況的圖像：黑夜尚未完全離開，基督的復活卻已宣告早晨的來臨。

接著出現一個整卷書最敞開的邀請：「聖靈和新娘都說：『來！』聽見的人也要說：『來！』口渴的人也要來，願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」審判語言沒有取消福音的邀請。直到最後一頁，上帝仍向口渴者敞開水源。教會作為新婦，也被召去參與這個邀請，向世界發出「來」的呼喚。

隨後有嚴肅的警告：不可在這書的預言上加添或刪去甚麼。今天的讀者尤其需要這份克制，不把新聞、夢境或政治偏好塞進經文，再借用聖經的權威來要求別人接受。忠實的解經也包括承認經文所留下的沉默。

全卷書最後的對話極其簡潔。基督說：「是的，我必快來！」約翰回答：「阿們！主耶穌啊，我願你來！」然後是恩典的祝福。經過獸、龍、巴比倫、災禍與審判，《啟示錄》最後落在恩典裏。讀完這卷書的人，應當更渴望基督，更能敬拜上帝，也更願意忠心生活。

走到第三十日的靈修，《啟示錄》把我們帶到天上的眼光中。寶座仍在中央，羔羊以十字架得勝，帝國繁華會過去，眼淚有終點，生命河仍在前方。正因如此，我們可以在今天忍耐、敬拜、工作、愛人、說真話，並在夜色仍深時說：「主耶穌啊，我願你來！」

結尾反覆出現「來」：基督應許祂要來，聖靈和新婦也邀請口渴的人來。教會站在這兩個方向之間，既向上呼求「主耶穌啊，我願你來」，也向外遞出生命的水。盼望催促見證，見證也帶著盼望。

思想：

完成了三十日的靈修旅程，我們可以回想：對哪一幅圖像留下最深的印象？燈臺中的人子、被殺的羔羊、寶座、生命冊、新耶路撒冷，或是生命河？把它帶進往後的日子。這卷書改變了我們對「得勝」的理解嗎？若答案仍只是成功、控制與安全，就再次回到第五章，看那站立的羔羊。聖靈和新婦都說：「來！」願我們的生命也加入這邀請，把福音的水遞給口渴的人，把恩典留作全卷書最後的聲音。三十日之後，選一項需要延續的操練：敬拜、忍耐、見證、悔改、簡樸或盼望。讀完不是結束；新的生活，正要開始。

因此，等候主來不能成為離開處境的理由。無論是留在中國境內、留在香港，還是移居海外，也各有不同的代價與召命；沒有任何一種地理位置能自動更忠心。最後的問題仍是，在上帝放我們的所在之地上，我們是否敬拜羔羊、愛鄰舍、拒絕偶像、說誠實的話，並把盼望活成可被人看見的日常？

主耶穌，我們願祢來！求祢在真正來臨以前，先臨到我們今日的思想、關係、工作與教會。願我們活得像等候晨星的人！

©版權屬建道神學院所有